

清理紅本記



線  
651.7  
742  
26  
v. 1

舊籍



蒙古奉寬仲嚴撰



清理紅本記四卷

第 餘

園

三

叢

種 刻





清理紅本記引言

遜朝內閣庫存一應圖書簡策向舉批硃本章  
及鈐印公牘二者爲目統稱紅本其類其數皆不  
勝計就中任取片紙隻字罔不与史事有關易  
革後來在不恤凡稍破舊者實以八十麻袋衣市之  
坊間造還魂紙其間明清兩朝簿書明代獨以  
崇禎朝者爲多蓋因清初詔修明史闕天啓崇禎  
七年實錄及崇禎元年以後事蹟遂於順治五  
年九月九日上諭內三院行令內外將所闕年分



內一應上下文移有關政事者送由禮部彙送內  
院以備纂修者是也宣統壬子讓國後余以庚  
辛之際獲睹叢殘筆錄若干要不過大倉  
粒米初以為敝帚之享也瀛洲橋川子雍先生  
過為見許取付梨棗刊傳以為知古之助卻之  
不得聊書數語致歉并以誌翰墨因緣云  
丁丑三月三日奉寬書於舊都十剎海寄廬





清理紅本記卷一

蒙古奉寬仲嚴

天聰九年閣鈔一件、儒學生員沈佩瑞謹奏爲條陳屯田廣寧一舉兩便足餉屯兵大張聲勢便於攻取寧錦山海以圖大勝事、略謂臣係南人、素曉龜卜、於新春正月十五日虔誠灼一卦、十分可喜、是以敢在汗上奏云、其末並請造船運渡、爲水陸兩便之權宜、冒死上奏云云、天聰九年二月日奏、面版書小字一行云、阿林老爺拏去、復用筆塗去、又一行書、二月初三日到、初八日奏了、金字筆帖十五字、下四字義未詳、王先謙東華錄亦載此事、佩瑞作佩端、天聰九年、爲明崇禎八年、

崇德二年勅諭草稿一張云、寬溫仁聖皇帝勅諭衆官知道、朕養爾等、與舊臣一樣、有較舊臣而更優者、差役俱免、其舊臣中有如爾等之差役俱免者



乎、若以功論之、自初至今、則諸舊臣同朕各處征取、身經百戰、攻城略地、輔佐邦家、以致有今日也、惟因舊臣宣力、故爾等漢官有乘時來歸者、有窮迫來歸者、亦有被陣擒而生養之者、爾等亦曾有攻取城池、摧鋒陷陣、破頭額、折手足、身死國事者乎、爾等之功、較之舊臣、不待朕言而自知、雖然朕恩養爾等、何嘗薄於舊臣、昔年爾等有與南朝奸細往來、反逆逃走、事泄被誅、父母兄弟妻子離散、又滿州官經管爾等者、強取財物、爾等如在塗炭之中、苦無容身之地、自朕嗣位以來、爾等有通奸細者、朕知而赦之、其無故索取者、朕禁止之、出爾等於塗炭之中、另立固山而優養之、今爾等已富貴矣、乃不知報生養之恩、從征不思効力、管軍不思勤勵、滿洲官兵致死前戰、爾等漢官視同陌路、不過謂他死何預於我、故坐視而不救也、若然則非我國之官



兵矣。牛彖章京張承德擒敵艇二隻，俘三十八人。爾等既不能奮勇前戰，則如張承德之俘獲敵艇，亦庶爲有益。此時此際，不圖報効，不思協力，更於何處出力報効也。爾等空言謊語，嘗說勿殺人，勿掠民，勿刦奪財物，當行仁義，人人言我爲國家分憂。箇箇說我爲朝廷効力，如此上本來說者甚衆。及既順之民，朕命勿侵犯，勿擄掠，申之以軍法從事。下有二字不明爾等反身率其兵，任意放搶，刦奪順民財物，較之他人更甚。爾等之空言謊語，此番行兵，朕始洞燭之矣。夫鷹犬不能言，養之亦知。下一字塗改不明主，爾等人也。反鷹犬之不如，朕復何言哉。特諭。崇德二年七月十五日，寫勅一道在篤恭喧諭漢官。又一行七字云：已於簿子上附訖。按東華錄，太宗文皇帝崇德二年七月辛巳，誠諭漢官以空言欺飾者，即是此事。諭詞原錄不載，此稿高麗紙，堅白如新，下二件同，決



爲國初舊物之藏密者，當時尙未撫定中原，故用朝鮮紙草勅，篤恭下似落一殿字，喧應作宣，辛巳即七月十五日，此番行兵，指皮島之役言。

又一張云，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倧，朕惟禮不廢玉帛，賞以勸忠誠，所從來矣。念爾歸命，宜有封賜，今特遣英俄兒代馬付達，戴雲，封爾爲國王，齎印誥，并貂狐鞍馬，王其祇受，以見朕優賚至意。故諭給賜朝鮮國王黑狐皮一張，玄狐裘一領，紫貂皮一百張，駿馬一匹，玲瓏鞍轡一付。崇德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時，又一行書，無滿洲稿四字，又書一楊字。按東華錄，崇德二年冬十月庚申，遣戶部承政英俄爾岱馬福塔，率從官通事，封李倧仍爲朝鮮國王，齎賜玉紐金印誥命，並黑狐外褂一領，製帽黑狐皮一張，貂皮百張，鍍金雕鞍良馬一匹，即此事也。諭詞錄亦未載，英俄兒代即英俄爾岱，馬付達即馬福



塔庚申即十月二十六日。

又一張云、寬溫仁聖皇帝勅諭朝鮮國李倧、覽王奏稱、小邦自經兵禍、國內空虛、又稱民間相傳有徵兵之命、疑懼逃徙、且牛疫起於國中等語、誠若此則王之奏請固宜、朕已洞燭之矣、但徵兵自當酌量時事、朕肯強以所甚難乎、且王曩者之委身入營、爲生靈計也、朕之所以置王者、亦爲生靈計也、朕爲民而加恩於其初、寧不思所以曲全之道乎、初王在南漢山時、雖云被迫、委身投我麾下、然一則爲宗社計、一則謂以一身之故、而致亡國殃民、縱戮及一身、奚足惜哉、惟欲全吾廟社生靈而已、抑又見朕素不爽信、必當格外恩全、故轉展思惟不惑不懼而來耳、若計不出此、而困守山城、怯不敢下、必將喪身絕祀、朕縱恩撫鮮民、而兵戈離散之苦、亦大不堪、則東方一國、從此



竟破矣。故朕謂王之如此深謀，如此長慮，不知者或謂窮斯來歸，由知者觀之，謂之大知可，謂之大勇亦可也。今朕之所慮者，但慮王之復似初年，聽書生之迂說，以空言掩飾，巧計朦朧爲貴耳。然文人固不可不用，而書生之談，亦未可盡信也。蓋書生但知摘句尋章，拘泥成說，不知達變通權。雖有文章辭藻，竟何益哉？朕曩亦灼見其然矣，故諭及之。云云。無年月。按東華錄崇德二年十一月辛巳，遣朝鮮使臣崔鳴吉等歸國，賜國王李倬禮物，並予勅二道。此其一也。辛巳爲十一月十七日，原稿塗改之處甚多。東華錄塗者或仍著錄，改者或未悉從，不知何故。豈此紙爲錄於別本草稿與？

崇德四年尙可喜奏本一件云：智順王臣尙可喜爲恭謝聖恩事。本月二十七日奉聖旨，發到蒙古二名，婦人一口，漢人一名。當即設香案望闕叩謝外，



緣遵成命，不敢擅離，爲此特遣梅勒章京吳進功賫奏，代臣舞蹈丹陛稱謝。以聞。崇德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智順王臣尙可喜，絳色水印方三寸，滿洲舊篆曰：



博句托恭武

伊濟斯渾

王句


依

多鑾

譯爲智順王印，面版書一奏字，印同。右側記云：崇德四年五月初六日，禮部啟心郎齊國儒送進，他親說本部大人奏過，此本文送進收貯，云云。下面又書付訖二字，我朝居東奏本，僅見此件，可喜明廣鹿島副將降於我，崇德元年封智順王，七年隸鑲藍旗漢軍，順治六年改封平南王，其後人居宣武門內王恭廠，齊國儒係禮部考取漢人習漢書第一名舉人，與朱燦然、羅繡錦、梁正大、雷興、馬國柱、金桂、王來用等同榜。

崇德七年戶部清字賞單一件，譯漢如下：二十六日跑馬所給多羅豫郡王



之紅馬頭等、給蟒襴緞一疋、圓彭緞一疋、銀杯一隻、毛青布十疋、綠斜皮三張、腰刀一把、角一對、尼堪貝子之黑鬃黃馬二等、給  一把、紬一疋、毛青布十疋、綠斜皮三張、腰刀一把、角一對、和碩睿親王之白馬三等、給蟒緞一疋、紬一疋、毛青布十疋、綠斜皮二張、腰刀一把、角一對、諾木齊塔布囊之青馬四等、給蟒緞一疋、紬一疋、毛青布九疋、綠斜皮二張、腰刀一把、角一對、多羅羅洛宏貝勒之紅馬五等、給倭緞一疋、毛青布九疋、綠斜皮二張、腰刀一把、角一對、牧羣之棗騮六等、給倭緞一疋、毛青布八疋、綠斜皮二張、腰刀一把、角一對、和碩肅親王之黑鬃黃馬七等、給大緞一疋、毛青布七疋、綠斜皮二張、腰刀一把、角一對、郎蘇喇嘛之花馬八等、給大緞一疋、毛青布六疋、綠斜皮二張、腰刀一把、角一對、扎珠輝之乾草黃馬九等、給青素緞一疋、毛








青布五疋、綠斜皮二張、腰刀一把、角一對、和碩睿親王之棗騮十等、給青素  
緞一疋、毛青布五疋、綠斜皮二張、腰刀一把、角一對、牧羣之黑鬃黃馬十一  
等、給帽緞一疋、毛青布五疋、綠斜皮一張、腰刀一把、角一對、昂渾杜棱之棗  
騮十二等、給帽緞一疋、毛青布五疋、綠斜皮一張、腰刀一把、角一對、和碩禮  
親王之黑馬十三等、給彭緞一疋、毛青布五疋、順刀一把、角一對、多羅羅洛  
宏貝勒之青馬十四等、給彭緞一疋、毛青布五疋、順刀一把、角一對、阿里瑪  
之紅馬十五疋、給彭緞一疋、毛青布五疋、綠斜皮一張、順刀一把、察哈喇嘛  
之棗騮十六等、給彭緞一疋、毛青布五疋、綠斜皮一張、順刀一把、博洛貝子  
棗騮十七等、給彭緞一疋、毛青布四疋、綠斜皮一張、順刀一把、和碩睿親王  
之青馬十八等、給彭緞一疋、毛青布四疋、綠斜皮一張、順刀一把、達雲之銀



鬃馬十九等，給彭緞一疋，毛青布三疋，綠斜皮一張，畢里克圖郎蘇喇嘛之  
黑鬃黃馬二十等，給彭緞一疋，毛青布三疋，綠斜皮一張，以上跑馬人編三  
等，頭等五人，毛青布各四疋，二等五人，毛青布各三疋，三等十人，毛青布各  
二疋之，多所給多羅豫郡王之黑鬃黃馬頭等給五斤半，牧羣之白馬二  
等給五斤，和碩肅親王之粉嘴棗騮三等給四斤半，戴屯色梭之青馬四等  
給四斤，和碩睿親王之青馬五等給三斤半，和碩禮親王之青馬六等給三  
斤，多羅豫郡王之棗騮七等給二斤半，牧羣之白馬八等給二斤，和碩睿親  
王之黑馬十等應是九等給一斤半，牧羣之白馬十等給一斤，以上跑馬者，頭等五  
人，各給毛青布二疋，二等五人，各給六度，此處滿文似有錯誤共給蟒欄緞一疋，一  
把粧緞二疋，倭緞二疋，大緞二疋，青素緞二疋，帽緞二疋，圓彭緞九疋，紬三



正、銀杯一隻、大毛青布一百九十五疋、又二度斜皮三十張、角十四對、腰刀  
十二把、順刀六把、三十二斤半、崇德七年八月初一日、朱色油印方三  
寸二分、滿篆曰、貝觀句尼句珠呀幹句尼句多鑾句譯爲  
戶部之印、按崇德七年爲明崇禎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賽馬事、東華錄不  
載、原單高麗紙、國書無漢字、當時朝鮮已經臣伏、尙未撫有中原、故只用彼  
國紙張也、當與同、義爲順刀、應是米類、皆舊語俟考、  
又一件僅存單尾、擇譯如下云、以上十八員、各給倭緞半疋、紬半疋、毛青布  
五疋、共蟒欄緞一疋、粧緞二十四疋、大緞二十四疋、倭緞三十疋、薄彭緞六  
疋、圓彭緞三十二疋、青素緞五疋、紬二十一疋、帽緞八疋、大毛青布七百四  
十五疋、崇德七年八月初七日、印篆紙質同前、



又一件、譯云、施放紅衣礮嘉賞、云云、崇德七年八月初九日、印紙同前、按皇朝禮器圖式、天聰五年、始造紅衣大礮、名曰天佑助威大將軍、崇德八年造神威大將軍礮、康熙十五年造神威無敵大將軍礮、二十八年造武成永固大將軍礮、東華王錄、崇德七年八月己亥、鑄礮於錦州、己亥是八月初二日、朱璘明鑑紀略、崇禎四年注、是歲滿洲國初造紅衣礮成、鑄曰天佑助威大將軍、天聰二年孟春吉日造、督造總兵官佟養性額駙、監造官遊擊丁啟明、備禦祝世蔭、鑄匠王天相、竇守位、鐵匠劉計平、烏槍亦自此始云、此賞單施放礮位、即東華錄所云鑄於錦州者、神威大將軍、現歷史博物館陳列午門下、鑄有崇德八年十二月造等清漢字、其明鑑紀略所言天聰五年之天佑助威大將軍、則東方鑄造槍礮之始也、



滿文三國志第二十二卷一本，無漢字，其目錄四則，譯云：孔明秋夜祀瀘水，孔明初上出師表，趙子龍大破魏兵，諸葛亮計取三城，高麗紙鈔寫本，藍布皮，與今本三國演義不同，國初舊物也。按太宗文皇帝崇德四年，命榜式達海，譯孟子、通鑑、六韜，兼及三國演義，未竣，順治七年正月，演義告成，頒布，大學士范文肅公文程等，蒙賞鞍馬銀幣有差，即此。今本此四則分爲九十一、九十二兩回，曰祭瀘水，漢相班師，伐中原，武侯上表，趙子龍力斬五將，諸葛亮智取三城，其卷數亦異。

明成祖永樂七年三月實錄卷六十二第六頁，粉紙朱絲欄，頁二十行，連擡寫行二十字，末行壬申，總兵官安遠伯柳升奏，率兵至青州海中靈山，遇倭賊闕原紙僅有卷頁數目，無時代年月，據明史成祖紀，永樂七年三月壬申，



柳升敗倭於青州海中，功臣世表語同，此實錄即永樂七年三月之殘頁，字畫工楷，並不草率，應是正本之散佚者。

成化二年，漢梵文殘敕，近上幅一段，漢文僅存三十字云，財產孳畜之，下闕

俾佛教興隆，下闕得以安生樂，下闕命不敬三寶，下闕其教者論之，下闕成化二年正

下闕朱色水印，方三寸六分強，篆曰廣運之寶，

正德八年八月十五日殘敕存梵字一段，漢文僅存年月日，朱色水印，方三寸七分強，篆曰敕命之寶，

正德十三年敕諭韓璽一件，備錄全文如下云，勅鎮守遼東總兵官署都督僉事韓璽，先該清河堡等處地方失事，損折官軍，累經言官論列，朝廷已從輕典降勅切責，今得爾奏，正德十二年十月十七日等湯站等堡達賊入境，



搶擄人畜、被我官軍會合截殺、斬獲首級四十一顆、奪回被擄男婦九百九十名口、并奪獲馬匹器仗等件數多、賊鋒旣挫、兵威頗振、自非爾等協謀設策、調度有方、安能致此、捷奏來聞、朕心嘉悅、除准以功贖罪外、茲仍降勅獎勵、以旌爾勞、其餘有功官軍人等、待查勘明白、照例陞賞、爾尙益竭忠勤、保固地方、勿因此捷、遽生驕怠、斯不負朝廷委用至意、爾其欽承之、故勅、正德十三年二月初六日、朱色水印、方三寸五分、篆曰廣運之寶、按清河湯站之警、明史無徵、韓璽亦無專傳、滿洲諸部在遼東者甚多、我太祖高皇帝生於己未歲、即明嘉靖三十八年、此事尙在誕聖之前、似是滿洲別部、或蒙古東部、及關外馬賊所爲、勅中照字即爲當宁皇帝御名、仍書如字、不似天崇時公牘改書作炤、可知當時尙不諱名、所以明史禮志廟諱一條、自天啟元年、



洛校改書雒較等字始附按遼陽縣志韓璽父輔字良弼遼東總兵都督僉事祖斌遼東副總兵璽字國信弘治乙丑武進士署都指揮僉事遊擊將軍正德戊辰三年義州軍亂璽單騎入撫陞遼陽副兵敵犯海州追斬甚衆陞署都督僉事充遼東總兵朶顏寇寧遠璽率兵追斬獲所掠蒙賞賚有加累卻敵於清河開原廣寧陞都督同知履任十年屢蒙賞賜疾革聞家人求取南杉木止之曰吾東人以松爲棺從俗可也又聞以玉帶殉葬乃誦昨日玉魚蒙葬地異時金盃出人間之句曰此無用者遂率著有軍門諭衆錄八陣圖法子承恩武舉任建昌營參將承慶歷陞都督同知由延綏大同轉遼陽副總兵云邑志又載韓總兵墓在城東甜水站村南椅子北山有石人石馬石羊等惟碑已殘毀必是璽家塋域



嘉靖三十五年鞏華城行宮工程單一件、摺疊式、黃絹面版、白籤書行宮二字、第一開書大明嘉靖歲次丙辰孟春吉日造、第二開以下書云、沙河處鞏華城南北二面、每面空白木牌坊一座、三間通面闊空白明間闊空白二稍間各闊空白枋底至地面高空白石橋三座、左右門房二座、每座三間通面闊空白以下闕按京北沙河鎮鞏華城、嘉靖十九年築、丙辰爲嘉靖三十五年、

天啟元年兵部題行稿共一件云、兵部署掌部事尙書臣張等謹題、爲微臣巡方事竣、謹瀝芻言、以備聖明採擇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鈔出巡按雲南監察御史潘濬題、臣至黟謫奉簡書于役滇南、馬足所經、博爲延訪、云云、疏列廣薦拔以鼓武弁、易裨將以奠錯壤二款、末書天啟元年七月、標二十八日、郎中余大成、耿如杞、接連行稿云、兵部爲微臣巡方事竣等



事、該本部題云云等因、天啟元年八月初二日、本部署掌部事尙書張等具題、初五日奉聖旨、俱依議欽此、欽遵、擬合就行云云、後半頁年月日、主稿員名並闕、稿面題稿二字、下正中並左傍各簽題行二字、按七卿年表、天啟元年、兵部尙書王象乾五月任、督師、張鶴鳴十月任、張鶴鳴傳、天啟元年尙書王象乾出督薊遼軍務、鶴鳴遂代其位、是署掌部事尙書張者張鶴鳴也、鶴鳴字元平、潁州人、萬歷進士、崇禎八年、賊陷潁州、與弟鶴騰同死難、年八十五、稿面正中所簽題行、及結尾所標廿八字、皆鶴鳴筆也、在傍簽者應是侍郎、其姓名未詳、余大成江甯人、後任山東巡撫、崇禎四年、孔有德之變、下獄論戍、耿如杞字楚材、館陶人、後任山西巡撫、崇禎初赴援京師、因兵丁課餉棄市、行稿內煩照查照字、不書作炤、是又不避武宗諱矣、



天啟四年兵部行稿一件云、兵部爲審局於五年、陳愚於千慮等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兵科鈔出、廣西道監察御史王政新題、前事等因、奉聖旨、封疆重事、乃以偏執致敗、責將誰委、這本說的是、着行與督撫各官、協心整頓、不得仍蹈前失、自取罪愆、該部知道、欽此、擬合就行、云云、天啟四年三月、標十二日、郎中廖起巘、無印、面版簽行、據明史七卿年表、兵部尙書趙彥也、疏中兜底經營、兜底俗言徹底、今俗語尙有之、

天啟四年兵科鈔一件云、兵部主事李禎、寧對鈔監生宋惠等呈、於兵科鈔出、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韓光祜謹題、爲地方盜息民安、遵例類報、並敘參職官、以飭法紀事、略謂吉安府吉水縣知縣何應奎、瑞州府新昌縣典史夏尙忠、各經承城外強竊盜各一起、俱已



盡獲、所當照例叙錄、以勵後効、南昌府進賢縣典史葉之英、經承城外強盜一起未獲、所當罰治、以警怠玩、云云、天啟四年七月初一日、奉聖旨、兵部知道、面版朱色水印、篆曰兵科之印、

天啟六年禮科鈔一件云、太常寺寺丞陸毓全謹題、爲復命事、二十一日獻懷太子發引、路繇西直門、臣伏蒙闕門門橋之神、恭詣行禮畢、復命題知、天啟六年又六月二十九日發、云云、結尾墨筆標、初二日到、四字、上端鈐朱色水印、篆曰禮科之印、按明史列傳、熹宗三子、懷沖太子慈然、不詳其所生母、皇貴妃范氏生悼懷太子慈煇、容妃任氏生獻懷太子慈炁、皆殤、不繫年月、此可知獻懷之薨、乃在天啟六年前、距閏六月二十一發引日不遠也、明代帝后大喪發引、前一日遣祭金水橋、午門、端門、承天、大明、德勝等門、並所過



河橋其殤亡太子諸王公主俱葬金山故祭西直門門橋閏字省書作又乃當時鈔胥所爲現在世俗尙有沿襲者由字作繇是歲置閏据萬年書天命十一年丙寅即明天啟六年爲閏五月余所存康熙十七年滿洲時憲歷紀年暨明史熹宗紀是年皆閏六月與此鈔同是萬年書誤也

天啟七年張宗文號紙一張兵部爲選法事武選清吏司案呈該本部題奉欽依一給號紙以革吏弊今後每遇大選畢日查照各官黃選內父祖功次來歷及宗派親疏襲替減革緣由每員謄寫略節一張看選等官親自查對明白仍與審稿底簿同用半號印信給付本官名曰號紙其應該俸糧執此於各都司衛所比對筭付即與收支待子孫襲替執此赴部比對即與查黃收選選後仍填註襲替年月及所授職事待後填註既滿再與續給保送之



日、本省都司查驗起文、遇有水火盜賊損失、於所在官司告給執照、襲替到部之日、另行查給、其有犯罪革職例該揭黃者、原問衙門追取號紙粘連招由、行巡按衙門、年終類繳本部、以憑查革、各舍母爲歇家人等欺詐、須至號

紙者、

以上墨印  
以下填寫

天啟七年六月大選過撫寧衛前所副千戶一員張宗文、年二十

一歲、原籍滑縣人、查伊始祖張紅眼、洪武十八年從軍、三十二年北京守城殘疾、二輩張能代役、三十四年海口神兒殺退水軍、功陞總旗、三十五年征進楊村直河、殺退軍馬奇功、陞隆慶左衛副千戶、永樂三年調今衛所、老三輩張凱係男替、老四輩張禮係男替疾、五輩張鉞係男替疾、六輩張澣係男替、老七輩張伸係男替故、今本舍係張紳親孫、准襲副千戶比中三等、

此處墨印  
字止二字

長方戳一下有墨標對  
訖二字以上皆墨書

天啟七年七月初九日給、

墨印  
墨標

紫花水印、方三寸三分、篆曰兵部



之印、左傍墨印一大部字、下有簽押、紙縱三尺三寸、廣二尺七寸俱強、文中鈐兵部武選清吏司之印二、半號騎封印一、張伸張紳乃一人、伸蓋誤、明太祖洪武只三十一年、此云三十二乃至三十五年、是革除惠帝建文年號也、其立官始祖名張紅眼、與當時所謂陳弔眼、韓林兒、芝蔴李二、薛六等正同、天啟七年兵部題行稿共一件、題稿云兵部署部事右侍郎臣霍等謹題、爲請發甘肅省賞功銀兩、以清積案事、天啟七年七月、標十八日、署司事員外郎朱本吳、朱色油印、篆曰兵部武選清吏司之印、行稿云、兵部爲請發賞功銀兩等事、天啟七年八月、標初四日、無印、後銜同前、面版簽題行二字、爲閣黨霍維華筆、又天啟年及崇禎十七年題行稿、余所見者皆無印、此稿獨有之、



天啟七年兵部行稿一件云、兵部爲欽奉聖旨事、天啟七年八月三十日、奉聖旨、朕茲將加恩在京文武羣臣軍民人等、爾禮部通行各衙門、查舊例應賞員役、開具人數、並行內府、該衙門查見在銀兩絹布鈔錠數目、各作速奏聞、云云、天啟七年九月、標初六日、太僕寺卿管司事王登三、協理清冊郎中劉嘉遇、無印、面版簽行、並所標日、據七卿年表、爲閣黨崔呈秀筆、莊烈帝以是年八月二十四日即位、此即登極新恩也、文中叙述總撒花名、凡人名具列官銜年籍者、謂之花名、統於一處曰總數、散之各方曰撒數、至今猶沿其稱、

天啟七年兵部題行稿共一件、題稿云、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尙書臣閻等謹題、爲奉遷祔葬事、略謂十二月初九日辰時、孝純皇后遷祔、例該題請勅



命武職大臣一員，管領官軍護侍，相應疏名題請，云云，計開中府掌府事崇信伯費天澤，前府掌府事遂安伯陳偉，天啓七年十二月，標初一日，太僕寺卿管司事王登三，協理清冊郎中苗思順，無印，行稿云，兵部爲奉遷祔葬事，該本部題等因，天啓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奉聖旨，提督護送着伯費天澤去，寫勅與他，欽此，欽遵，擬合就行，云云，合具揭帖，差主事郭捍城賫赴司禮監翰林院請寫勅書，云云，天啓七年十二月，標初四日，後銜同前，無印，按天啓七年八月，莊烈帝即位，十二月自京師西山奉遷生母孝純劉太后祔葬光宗陵，稿面所署題行，及稿尾標曰，稿內添標郭捍城字，皆尙書閻鳴泰筆也，又題稿一件云，爲傳奉事，略謂內府司禮監揭帖，奉聖旨，聖母孝純皇后梓宮啓遷祔葬慶陵，凡防護及執役官旗夫匠人等，都要遵守法度，不許沿途



撒放馬匹作踐、及假以作飯等項名色、擅入人家攪擾、偷盜物件、搶奪柴草、爭競喧鬧、或有奸頑逃躲、不來赴役、耽延事務、爾兵部便出榜張挂、曉諭多人知道、仍著緝事衙門訪拿、並許受害之人首告、但有違犯的、拿來處以重罪不饒、欽此、傳奉到部、臣部即一面張榜曉諭、一面行緝事衙門欽遵、理合具本題知、云云、天啟七年十二月、標初六日、無印、

天啟七年兵部武選司呈一件云、武選清吏司署司事湖廣按察司副使仍管員外郎事王新民呈、畧謂登極新恩、加授郭博平長子郭從龍、次子郭起龍、一指揮僉事、一正千戶、李武清有四子、俱未受職、昨將長子國瑞、題授指揮僉事、足抵千戶二官、不料略其官級尊卑、惟論人數多寡、故復曉曉請再與二子三子各正千戶一員、於李國瑞再加都督同知、是已題而又欲再題、



恐無兩番恩典，且亦義之所不敢出。伏候堂裁云。天啟七年十二月，標十一日，朱色油印，篆曰兵部武選清吏司之印，面版呈字蓋印如式，呈尾批云，人有無厭之情，天下無可逃之理，必欲抑理以申情，狃例以屈理，即與者無所不可，受者何以爲心。浩蕩皇仁，豈宜以己意斬之，忍不作順風呼，亦大不情矣。況聖恩洊至，稍留餘地，以爲承受基，不亦善乎。古云多取無厭，天之所忌，亦君子之所宜惕然思也。如議行云云。按明天啓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莊烈帝即位，所謂登極新恩也。郭博平，光宗孝元皇后外家，博平伯郭振明也。振明虛恭下士，於戚臣中頗稱賢。甲申二月，設義學於五城，教養貧民子弟。城陷被掠死。時論悲之。見甲申傳信錄。呈中從龍起龍夔龍超龍四子，史俱不載。李武清，神宗母慈聖太后外家，武清侯李銘誠也。國瑞，後襲父爵，以借饗



悸死，呈尾批詞，按之七卿年表，爲兵部尙書閻鳴泰筆，明史閻鳴泰傳，天啟七年三月，與順天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巡按御史梁夢環等，建魏忠賢生祠於丫髻山，武清侯李誠銘建之藥王廟，又郭振明亦有爲魏璫祝釐希寵之舉，見朱璘明鑑紀略，丫髻山在京東北懷柔境，藥王廟在今崇文門外瓷器口西南地，近李邸，今廟東院戲樓甚敞，疑其故址，閻李諂事魏璫，皆不足重，此案李銘誠與子爭廕，無厭要求，復於諂外濟之以貪，其人益不足取也，天啟七年余騰龍兵部號紙一張云，宿州衛中所世襲所鎮撫一員余騰龍，年三十歲，六安州人，一輩祖余眞，二輩余義，余智，三輩余忠，四輩余洪，五輩余琳，六輩余銳，七輩余得珠，八輩余應元，龍係一脈親孫，准復祖職，云云，天啟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給，銳音未詳，餘與張宗文號紙同。



崇禎元年兵科鈔一件云、兵部呈、於兵科鈔出、四川道監察御史臣梁子璠謹題、爲修省當有實事、謹陳弭變之策、以答天心事、略謂地震之變、伏蒙皇上諭令臣工著實修省、不得視爲故事、皇上有太平之思、而艱於獨運、諸臣遇太平之主、而病於因循、譬人之一身耳目手足、總歸元首之用、如手足不爲持行、耳目不爲視聽、則元首亦孑然獨立而已、又云、日者赦酋內犯、陵寢震驚、永寧官軍被殺八百餘人、兼之各邊月餉缺乏甚多、所在思動、此正臥不安枕、食不甘味之時、伏乞皇上諭令諸臣、凡關邊餉錢糧必多方湊處、速行給發、不得推諉誤事、崇禎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奉聖旨、上天仁愛、地震示警、云云、面版印標崇禎元年十月初八日到、朱色水印、篆曰兵科之印、按莊烈帝本紀、崇禎元年九月丁卯、京師地震、五行志同、萬年書丁卯是九月初



十日，疏中計芒在背，計乃針字之誤，打起精神，則今世之俗語，明時或可入諸奏章也。皇上有太平之思，以下數語，明末朝政勘破無遺。

崇禎元年兵部題稿一件云，兵部署部事右侍郎臣熊等謹題，爲懇恩給假治喪等事，略謂錦衣衛堂上僉書李自浴，祖原任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李起元，八月二十二日卒於原籍，本官係嫡長孫，准其回籍治喪，事竣之日，即供來職，謹題請旨，云云。崇禎元年十月，標十九日，油印，篆曰兵部武選清吏司之印，稿面側簽題字，並所標十九二字，爲兵部右侍郎熊明遇筆。明史本傳，明遇字良孺，進賢人，萬歷二十九年進士，天啟時累陞南京右僉都御史，坐汪文言獄，戍貴州。崇禎元年起兵部右侍郎，七卿年表，崇禎元年之兵部尙書王在晉，十月免，王洽十二月任，是十月十一月間尙書懸缺，明遇以侍郎



署事也、與此稿前銜合、可補傳闕、又年表、天啓四年戶部尙書李起元十一月任、六年七月免、十一月加太子太傅、是免職後二年卒、補

崇禎元年兵科鈔一件云、兵部呈、於兵科鈔出、欽差巡撫宣府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李養冲、謹題、爲狡虜蓄謀入犯、官軍併力堵回、仰仗天威、大獲全勝、恭報捷音事、崇禎元年十二月初八日、奉聖旨、兵部知道、云云、疏中鋪叙戰功、俱用駢儷語、如王家賓等云、精忠貫日之虹、鈺利倚天之劍、旣衝鋒而破陣、遂殲敵以成功、張懋功等云、舒猿臂以彎弓、不畏長蛇封豕、投金戈而躍馬、堪誇對壘清烟、姜騰蛟等云、或分兵以扼其路、或間道以出其奇、志總切於急公、績乃成於敵愾、曾鳴雷等云、久懷嘗膽臥薪之慮、動塵枕戈擐甲之心、勝算不爽於前籌、策功應旌夫後



勁、馮一鴻等云、謀周末雨、志欲先鞭、鼓三軍勇奮騰揚、布八陣勦收虎韞、侯世祿云、一腔忠義、八陣淵微、憤醜虜之陸梁、手舞公孫劍器、詰戎兵於組練、人傳定遠威名、略著雞田、勦登麟閣、白聯芳云、才既允文而允武、識能用變而用權、發縱指示之多奇、再見陳平六出、策馬驅車之不遑、惟憑尙父一編、三路福星、全城保障、項夢原等云、雅抱樸忠、久含妙算、顧鄰封而遣將、分疆剖破藩籬、出義旅以搴旗、挫虜功垂鼎石、烟氛淨掃、譽望攸歸、荊之琦云、鴻猷夙擅、巧力新裁、轉餉以給軍興、三軍果腹、巡城以作士氣、七萃揚威、王象乾云、開天闢地之手、經文緯武之才、肅號令於風雷、萬隊皆遵紀律、嚴偵巡於刀斗、八蠻共懷聲靈、一朝露布之揚勦、兩塞金湯之煥采之類、音節不甚清高、而累牘連篇、弄巧反拙、所以當時有章奏冗蔓之禁也、按是役爲挿漢



內犯事，本紀不載，耿如杞顏繼祖等傳稍言之，插漢亦作插漢兒，即今之察哈爾，當時之部主，爲林丹汗，稱胡圖克圖，即明人所謂虎墩兔者是也，李養沖永年進士，天啓七年任，崇禎二年免，御史吳玉劾其侵盜撫賞銀七萬，及冒功匿敗諸狀，論死斃於獄，疏中鎮守宣府總兵官左都督侯世祿，榆林人，崇禎元年由山海關移鎮宣府，十六年在籍死闖難，事具本傳，懷隆兵備道副使，項夢原字希憲，秀水人，萬歷四十七年己未科進士，與孫傳庭、袁崇煥、施邦曜、姜曰廣、馬士英、金之俊等同榜，迪吉錄載，項希憲初名德棻，夢已當癸卯鄉薦，以汙兩少婢被削，因誓戒淫行，力行善事，後夢黃紙書第八名爲項姓，中一字模糊，下乃原字，遂改名夢原，壬子中順天二十九名，己未會試第二，殿試二甲第五名，方悟合鼎甲三名恰是第八，蓋鄉會榜皆白紙，殿試



黃紙也，亦見知非集，及關帝寶訓像註等書，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少師太子太師兵部尙書王象乾，字子廓，號霽宇，山東新城人，戶部左侍郎之垣子，隆慶庚午舉人，辛未進士，崇禎三年卒，年八十五，爲本朝漁洋山人士禎伯祖，漁洋父與敕祖象晉，字子進，號康宇，晚號明農隱士，爲象乾季弟，著有二如亭羣芳譜，卒年九十三，兄弟高年，世所稀有。

崇禎七年兵科鈔一件云，兵部呈，于兵科鈔出，欽差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加俸一級臣張鵬雲謹奏，爲恭報援兵起程日期事，會同監視薊鎮中協太監王之心合詞具奏，云云，附註薊鎮楊嘉謨兵二千五百十六日西行十五字，崇禎七年七月十九日，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按通鑑輯覽，明莊烈帝崇禎七年秋七月，我大清兵入



上方堡、至宣府、京師戒嚴、總督張宗衡、總兵曹文詔、張全昌等不敢戰、大清兵下萬全左衛、始班師、即此役也、

又一件云、兵部呈、於兵科鈔出、欽差監視薊鎮東協糧餉兵馬邊牆撫賞口事、御馬監太監臣張國元等謹題、爲欽奉聖旨事、該臣於本月十七日、欽奉聖旨、著臣國元、臣嗣昌西迎回夷、加意安撫、據團練總兵吳襄、移臣嗣昌書、謂強制行營、慮有舟中之敵、莫若聽其東回、再作區畫、云云、崇禎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奉聖旨、知道了、回夷既放出關、著高起潛同該撫鎮加意撫戢、著伍、毋致他虞、其不隨東行的、果安心自效、仍著起潛攜帶前來酌用、兵部知道、按張國元、崇禎甲申都城陷、與太監高時明、李鳳翔、褚憲章等皆殉難、弘光建旌忠祠、祀王承恩、以方正化、及國元等爲附祀、楊嗣昌、高起潛、明史俱



有傳，吳襄即三桂父。

又一件，兵部呈於兵科鈔出，太子少保兵部尙書仍加俸一級臣張鳳翼等謹題，爲飛報夷情事，職方司案呈覆懷隆兵備道張維世塘報，崇禎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奉聖旨，孫元力保孤城，且傷賊頗衆，勇奮可嘉，著即與紀錄，有功員役，俱查明優叙，據難民口供，賊窺蔚州狡謀叵測，紫雁等處倍宜萬分嚴愼，調援各兵，通再飛檄督催，星速前去，仍著丁魁楚將到關日期馳奏，吳襄、尤世威聯絡出關，設奇邀擊事宜，著督臣悉心調度，毋失機會，按是年七月乙未，詔巡撫保定都御史丁魁楚等守紫荊雁門，八月分遣總兵官尤世威等援邊，張鳳翼代州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崇禎五年九月，至九年六月，任兵部尙書，前黨魏忠賢，後與溫體仁善，張維世太康人，萬歷四十四年進



士，歷平陽知府，遷副使，累官右僉都御史，代陳新甲巡撫宣府，尋罷。崇禎十五年，闖犯太康，城陷，盡節。吳襄見前。尤世威，榆林人，累任山海關總兵，以宣府之役褫職，後殉闖賊難，明史有傳。丁魁楚，字光三，河南永城人，丙辰進士，任至薊遼總督，丙子年失機，戍廣東。丁丑，助餉三千，許還里。癸未年，以擒獲犯官劉超功，復巡撫銜，督理本省屯政。明年，弘光畀以兩廣總督。順治乙酉，挾立靖江王稱帝，旋加以叛逆，縛送福州正法。封靖粵伯，刼取靖江王金寶無數。丙戌，復擁立桂王永歷，自居首相，賣官鬻爵。本朝李成棟入廣州，魁楚迎降，李利其四十哨船之厚橐，殺魁楚及子，刼其精銀八十萬金珠犀珀三倍之。

又一件云，兵部呈于兵科鈔出，欽差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



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降三級戴罪管事、臣張宗衡謹題、爲逆奴大舉分犯、乞勅兵部飛檄各關嚴防、併求多發金錢、以鼓士氣、以保危疆事、云云、崇禎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奉聖旨、張宗衡平時虛恢自任、今狡奴分犯、何得一籌莫展、但請多金購募塞責、還著聯絡宣雲撫鎮、亟圖驅剿、自贖、餘已有旨了、兵部知道、宗衡後於崇禎十五年冬殉節山東、

崇禎七年兵部行稿一件云、兵部爲目擊時艱、捐貲急公、曲盡孝思、以鼓將來、以勵風化事、武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武英殿辦中書房中書李有光奏稱、畧謂兵興日久、邊腹多事、兼之災荒流行、甚至人人相食、臣每夙夜以思、恨救時無策、祇家有恒產數畝、願照中書華素例、捐粟一千石、少助軍需、臣叨被仁孝之聖治、觸發追遠之孝思、痛念臣祖李善長、係開國



元勳、晉爵韓國公、有二世祖駙馬都尉李祺、蒙成祖文皇帝勅建臨安大長公主饗堂、春秋祭奠、日久傾頽、未經修葺、伏乞皇上俯念臣祖開國之血功、推親親之大義、准臣自備工價修理、臣有堂弟李廷標、係公主十世孫、早亡、伊妻王氏守制三載、以繼子李開先承後、遂餓而死、又有胞姊李氏、係公主十世孫女、配夫吳祚昌、生一子名炳、未彌月夫即病故、氏柏舟苦節、經今二十四載、冰蘖如一日、伏乞勅部移咨南直撫按備查二氏節烈、如果臣所陳是實、容臣自備微貲、照例建坊、以風勵海內、等因、崇禎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奉聖旨、李有光是否勳戚後裔、輒借損貲陳請、着該部查明具奏、欽此、欽遵、擬合就行、云云、崇禎七年八月、標二十五日、郎中李若愚、朱色油印、篆曰兵部武選清吏司之印、稿面正中及下側各簽一行字、正中簽行、及稿尾所標



日應是兵部尙書張鳳翼下側簽行姓名未詳應是兵部侍郎也考明史功臣表韓國公李善長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坐胡黨死爵除崇禎二年七月裔孫世選以太祖手敕進有二百六十春應期來奏之語大學士韓爌劾其誣下獄論死已獲釋溫睿臨南疆繹史勘本世選爲善長十世孫洪武時駙馬都尉祺坐父罪死其子盛慶即臨安公主出貶績溪爲民主號泣上前上手賜龍封許二百十六年執此見主復故爵世選於崇禎初具奏呈驗而敕中譌祺爲棋以胡維庸爲容善長死年且不符讞獄者乃援妄假敕書律論辟司寇鄭三俊批其牘曰若善長之功雖百世宥之可也刑科給事中李清善其言力請釋之然世選已長繫十年矣寬按李善長傳與善長同死者妻女弟姪家口凡七十餘人子祺與臨安公主徙江浦久之卒祺子曰芳曰茂以



公主恩得不坐，與繹史祺坐罪死，子曰盛慶之說不合。又世選以崇禎二年繫獄，七卿年表，崇禎十年閏四月至十一年三月，鄭三俊任刑部尙書，按之世選長繫十年之語，是三俊批牘，李清請釋事，在崇禎十一年春初，而李有光捐貲陳請，無論事之真僞，於世選未釋以前，其不能取信於上，固宜也。崇禎七年宣撫咨兵部文一件云，欽差巡撫宣府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焦，爲緊急敵情事，略謂奉到聖旨，敵哨往來不斷，張全昌還著確偵嚴備，仍會同尤世威等出奇截其哨撥，等因，隨即轉行欽遵，擬合回復，云云。崇禎七年閏八月初一日，朱色油印，縱二寸九分弱，廣一寸八分，篆曰巡撫宣府等處關防，按通鑑輯覽，崇禎七年秋七月，我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即此事也，下同。宣府巡撫爲三原焦源清。



崇禎七年兵部行稿一件云、兵部爲塘報敵人被創旋遁、官兵追斬首級、奪獲馬匹事、略謂監視寧錦太監高題、准經理鎮總兵官尤世威、團練鎮總兵官吳襄、塘報、本月初五日夜、用計刼營、敵人驚亂、於初六日即奔膳房堡、意欲潛遁、職等將兵馬分布、俟敵半渡、出奇截擊、方保萬全、職襄、統領副將祖大弼、職威、統領副參遊都王應暉等、分路飛馳、陣斬首級五顆、奪獲達馬二十九匹、活人二名、等因、崇禎七年閏八月十二日、奉聖旨、據報官兵追擊、師武如雲、僅獲首級五顆、何云被創旋遁、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擬合就行云、崇禎七年又八月日、郎中鄒毓祚、陳祖苞、鄭觀光、印篆如式、惟稿面未簽行、稿尾年月未標日、不知何故、按膳房堡即上方堡、又八月即閏八月之俗寫、今時尙有沿襲者、尤世威、吳襄、俱見前、監視寧錦太監高、高起潛也、尤吳二帥



所部將弁一百六十餘員、內吳三桂尙爲副將、劉肇基名在遊都中、周遇吉名在千把總中、明史列傳、劉肇基字鼎維、遼東人、崇禎七年由都司僉書進遊擊、歷至總兵、福王時加左都督太子太保、揚州之破、率所部四百人巷戰、力不支、一軍皆沒、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等同死、周遇吉少入行伍、積功至京營遊擊、崇禎九年都城被兵、從尙書張鳳翼、數血戰有功、連進二秩、爲前鋒營副將、是崇禎七年忠武尙爲千把末弁、僅兩年而遊擊、而副將、遷擢之速、固不可以常人例矣、

崇禎七年兵部題行稿共一件、題稿云、太子少保兵部尙書仍加俸一級、臣張等謹題、爲斬獲首級奪回難民事、略謂宣府巡撫焦源清塘報、敵人東遁、楊科等以三十人出口遠哨、斬級五顆、奪回男婦十七名口、應查加賚、以示



激勵云云、崇禎七年閏八月、標十四日、郎中鄒毓祚、陳祖苞、鄭觀光、行稿云、兵部爲斬獲首級等事、等因、崇禎七年閏八月十五日太子少保兵部尙書仍加俸一級張等具題、十八日奉聖旨、已有旨了、欽此欽遵、擬合就行云云、崇禎七年閏八月、未標日、後銜同前、印篆如式、稿面平簽三題字、在正中者爲兵部尙書張鳳翼筆、兩傍者爲左右侍郎、姓名俟考、按莊烈帝紀、崇禎七年秋七月壬辰、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庚戌克保安、閏八月丁亥克萬全、左衛、庚寅旋師出塞、即此、是歲置閏在八月、萬年書作閏六月、非、焦源清、字湛一、三原人、由進士歷官宣府巡撫、坐萬全左衛失守、謫戍、久之釋還、崇禎十六年冬、李自成陷關中、與從弟源溥同死難、明史附源溥傳、陳祖苞、海寧人、崇禎十年巡撫順天、明年坐失事、繫獄、飲鴆卒、帝怒其漏刑、錮其子編修



之遴永不敘，見顏繼祖傳。又通鑑綱目三編，謂帝逮治失守諸臣，巡撫陳祖苞與總兵吳國鎮等三十六人，同日棄市，與顏傳飲鴆語不合，未知孰是。

崇禎七年紀，引勳兵部號紙一張，格式同前云：撫寧衛指揮僉事一員，紀律，昌黎縣人，始祖紀二，洪武二年軍，紀千安代役，三十二年陞小旗，十一月陞總旗，三十三年陞百戶，三十四年陞副千戶，三十五年陣亡，成係親弟，因兄陣亡，永樂二年陞指揮僉事，清係嫡長男襲，永係嫡長男替，聰係嫡長男替，玨係嫡長男襲，今律係親男。此處半號鈐用兵部武選清吏司騎封印嘉靖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准照

舊襲指揮僉事。此處墨印字止二字，長方戳一蓋，杜添寫之弊者。萬歷二十年二月，大選過撫寧衛，照舊襲指揮

僉事一員，紀國柱年十六歲，係年老指揮僉事紀律庶長男出，幼襲職，比中三等。此處墨印字止二字萬歷四十二年二月，大選過撫寧衛，指揮一員，紀振世年十七歲，



係疾指揮僉事紀國柱嫡長男，比中三等，此處墨印字止二字崇禎七年十月，大選過撫寧

衛指揮僉事一員，紀弘勳年十八歲，係故指揮僉事紀振世嫡長男，比中三

等

此處墨印字止二字並有墨標對訖二字以上皆墨書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墨印墨標

崇禎九年兵部行稿一件云，兵部爲新領三眼神槍，遵照大營成例，改請火藥火線，以便操練事，略謂捕營舊有單眼槍，所用火藥與三眼槍大相懸絕，三眼槍每槍一轉，用藥九錢，應請火藥若干斤，鉛子錢糧，捕營教場窄小，人民往來不便打射，候多事之時，方敢領用，其火藥移咨工部酌給，云云，崇禎九年四月，標初六日，長方油印，篆曰管理捕務關防，面版簽行標曰，尙書張鳳翼筆，按三眼槍每放三出，爲明代行軍利器，甲申三月，莊烈帝持三眼槍走齊化崇文門，即此物也，所實鉛子呼爲錢糧，本朝尙沿此稱，補



崇禎九年錦衣衛經歷司送兵部武選司手本一件云、錦衣衛經歷司爲緝獲劫財大夥強賊事、崇禎九年九月初六日、朱色油印、方二寸、篆曰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經歷司印、面版書手本二字、印同、文中緝獲大盜王汝化等二十四名、應叙官二員崔胤茂、張夢麒、旗尉七名、張國本、王之璐、鄒光先、王致正、周于德、宋守禮、辛守仁、

崇禎九年順天府尹李玄、諮訪單一件云、兵部爲儲將材以資戰守事、照得該本部覆四川道監察御史郝題前事等因、今議在京各衙門、凡文職係正途出身、及武職官至都督僉事以上者、限一月內各舉一人報部、其在外撫鎮按及司道府州縣、俱分別道里遠近、各舉一人、彙報撫按、轉報本部、以便覆核酌用等因、具題、奉有俞旨欽此、欽遵、移會諮舉外、今已及期、尙未諮送、



今懸缺甚多、相應行催、果有謀勇素饒、堪充戰將者、即將姓名實跡、填註訪

單送部、以便覆覈酌用、須至單者、以上  
墨印計開另行  
墨印堪用將材一員、黃詩、係遼東部

院標下候推副總兵官、本官技勇雙超、猷略邁衆、至一片忠肝義膽、爲國忘

身、乃久應登壇之選也、累立奇功、屢登薦叙、昭昭在人耳目、且貴部歷有成

案、可考、近邊烽告殷、急需能將、本官真將材也、應否速推、伏惟裁奪、以上  
墨書李玄

送、另行  
墨書崇禎九年十月日具、

又編修林增志一件、中云翰林院編修林增志謹薦堪充將選一名、陳所聞、

年三十一歲、係武生、溫州府永嘉縣人、本生七尺雄軀、兼人巨力、射能穿札、

智可折衝、韜略裕於詩書、同卻縠之敦悅、軍旅通乎俎豆、比祭遵之雅歌、觀

布展知其勝秦、因放覺信其託國、此儒將之選、非釁勇之儔、云云、右墨  
書餘同前



單、按崇禎元年戊辰科進士題名、林增志浙江溫州府瑞安縣竈籍、明季北略、甲申三月二十三日辛亥、諸臣點名、怒詞臣衛允文、楊昌祚、林增志、宋之繩等削髮、令人盡拔其餘毛、詈曰、既已披剃、何又報名、又云、林增志字任先、以削髮夾四夾甚慘、又云夾之甚者、大臣則李遇知、王正志、詞臣則楊昌祚、林增志、衛允文、其未甚者、金之俊、王鼐、永、張維機、胡世安、李明睿也、劉宗敏進所追銀萬萬、李牟刑寬所進不及半、以己所有贖償、人皆稱之、

崇禎九年劉大猷揭帖一件云、戶部山東清吏司員外郎劉、今將原任德州衛遊擊只啓第歷來實跡開列於後、計開、一本官任天津餉司中軍、奉委召賣崇禎四、五、六、年米豆報完極早、節省獨多、餉司冊報有據、蒙餉院崔題加守備、云云、共七款、崇禎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員外郎劉大猷、朱色油印、縱二



寸九分，廣一寸九分俱強，篆曰明智岫場監督關防，文義俟考只姓最稀，康熙字典引正字通，明有只好仁，此只啓第，亦明人之一。

崇禎十年兵部行稿一件云，兵部爲敵報靡常，敵情叵測，謹陳南山備禦切要事宜，以祈聖鑒，以便責成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鈔出宣大總督盧象昇題稱云云，崇禎十年五月三十日，奉聖旨，奏內柳溝濬濠鑿井添臺事宜，俱屬防禦要務，著嚴飭該道，作速鳩工竣役，其所需經費，還著從長酌議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鈔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照明旨內事理，欽遵施行，末書崇禎十年六月，標初三日，太僕寺少卿管司事王陞，協贊員外郎趙光抃，稿面正中簽一行字，朱色油印，見前，按崇禎九年七月大兵入塞，八月東歸，忠肅以九月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王陞，字念生，上海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趙光抃字彥清，德化人，天啟五年進士，崇禎初任工部主事，歷職方司郎中，後以督師失機，與范志完同棄市，事具本傳，照字未避廟諱，稿面簽行及結尾所標初三字，據七卿表，爲兵部尚書楊嗣昌筆。

崇禎十年六月兵部行稿一件云，爲敵情事，略謂宣大總督盧象昇題稱，准遼東撫臣方一藻塘報，內稱，據前鋒右營副將吳三桂塘報，接獲回鄉劉舉所供，敵人將每牛鹿下，挑選達子八九名，馱載貨物，竊犯張家口等情，奉聖旨，已有旨了，該督再馳鎮城等處，閱視整棚嚴愆以待，具見綢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到部，擬合就行，云云，崇禎十年六月，標初五日，印篆如式，稿面簽行年月標日，皆兵部尚書楊嗣昌筆，牛鹿即牛彖，本音呢嚕，譯言披箭，蓋國



初每旗丁若干人，置一首領，與矢一，爲一牛彖，謂其首領曰牛彖額眞，後改爲牛彖章京，定漢名曰佐領，秩視備禦，整捌二字，他處不經見，當是整飭之義。

崇禎十年行稿一件云，兵部爲興嵐賊寇縱橫等事，文中開列山西紫金山等處，斬獲首級等案十五件，皆詳查領兵千把職名部，斬確數各情。崇禎十年六月標二十日，太僕寺少卿管司事王陞，面版簽行標曰，尙書楊嗣昌筆，案內將領，如虎大威，猛如虎等，明史皆有傳，地名有下園子，窰兒塢，紅窰村，園，篇海同園，塢，字彙補與堰同，窰，音窪，凹也，補

崇禎十年南京兵部咨兵部文一件云，南京兵部爲選將首關邦政等事，文中考試將選標營參將胡文若，團練標防等三營參將蔡忠，神威營參將杜



學伸、本部標下聽用遊擊張瓚、大教場坐營翁英、本部標下聽用筭授加銜都司朱紘、浦池提督標下浦標營坐營劉榮、龍江水兵中營把總筭授加銜守禦茅守憲、浦池提督標下浦標營團練守禦孔廷訓、本部標下標騎營筭授都司張克祥、新江口左營都司坐營趙大復、浦池提督標下浦標營健丁都司僉書杜弘壇、本部標下聽用筭授加銜守禦侯進忠、浦池提督標下浦池營旗鼓守備錢裕民、浦標營水兵中軍李必、浦標營內丁都司管千總事孫文燧、大教場常伍衛總馬時升、龍江陸兵營哨官張國武等十八員、咨行兵部備採施行、云云、崇禎十年八月二十日、對同都吏姚萬程、紫花水印、方三寸、較京部稍小、篆曰南京兵部之印、

崇禎十年兵部行稿一件云、兵部爲悖逆重情、殊爲駭異、伏乞嚴拏正法、以



杜妖僞、以明王章事、略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袁題、昨在寓扶病、查閱案牘、見有河南布政司濟安倉大使孫繼昌呈稱、時當末刼、殺運方開、太祖高皇帝有鐵冠道人蒸餅記云、蠻虜齊來逼黑羊、雞猴室壁生豪傑、荒荒天下動刀兵、恰似從前煙火烈、又稱今天下賊數、共一百七十三營、楊家兵獻城獻馬、王國用納款投降、沐家兵與楊世恩通同叛逆、孫繼昌願往賊營講和、又稱、楊兵與西營八大王拜爲弟兄、沐兵與整世王拜爲弟兄、秦兵與賀家賊相通、張兵與曹操賊相通、即洪督、廬院、亦與老猢猻、闖關天賊私相交貨、又稱正月有周朝寶塔裂開、內將兵書飛劍、順者生、逆者死、百里之外、皆可飛取人頭、山陝川雲盡皆歸順、天下事不可知也、來書云、八月十五日進北京、自有接應等語、爲此摘陳、伏乞勅下巡緝衙門、嚴拏正法、等因、崇禎十年九



月十二日，奉聖旨，奏內事情，明係妖僞詭文，在內着巡緝衙門，在外着該撫按一併嚴緝正法，原文不必封進，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到部，擬合就行。云云。崇禎十年九月十九日，郎中趙光抃，冊庫員外郎吳鼎，印篆如式，首尾簽標，爲尙書楊嗣昌筆，按前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爲袁鯨，見明史二百五十三。姚明恭附程國祥傳，妖異之談，古今不免，如世傳袁天罡、李淳風、推背圖之類，元世祖時曾加禁止，即八月十五日起事之說，至今尙有稱道，如八月十五殺達子，及明天啟二年徐鴻儒亦有八月十五進京之約，鐵冠道人爲臨川張中，明史有傳，蒸餅記初疑即見在市井流布之燒餅歌，然歌中並無此等語句，偶於己巳二月初三日，在地安橋北，一太監手，購得舊鈔本推背圖下冊，頗似明人字體，用明板，皇明從信錄襯薦，末附鐵冠道人蒸餅歌，歌



僅三十句，起句爲半似日兮半似月，却被天狗咬一缺，其中果有蠻虜齊來逼黑羊等四語，惟中間尙隔東西南北兩家空十二方隅皆口或二句，又第四句作却被從前文火烈，當是誤筆。

崇禎十年兵部行稿一件云，兵部爲特糾貪淫廢帥，以伸國法，以安地方事，略謂分守大同山西太監牛文炳題，廢帥尤世祿，鮮廉寡恥，戀任所而不去，枉法貪污，敗行簡而無忌，姓名不掛仕籍，官箴莫載，品評使地方畏若豺虎，謹將臣耳目所得最真穢狀直陳之，一每月坐占馬乾三十七分，一陳穀八升，作米一斗，散放各隊，一將豆一斗五升，散給各軍，要月米三斗，或折豆三斗六升，家人李登等，到倉勒要屯豆九百餘石，或餉部折銀徑收入宅，一將銀三百兩使家人散給各軍，月扣利銀六十兩，共尅餉銀六百餘兩，一養馬



二十四匹、勒令各丁交草、少不如意、鎖拏責打、一私占官軍一百一十二名、自養馬騾二十四匹頭、私支官草料、一每日占役三五十名不赴差操、一日用段布貨物、行票強取、發價刁難、一姦霸良民張定幼女、百姓張銀兒妻楊氏、娼婦望雲兒爲妾、一每日宴樂娼妓四五十人、各點房霸姦恣樂、每夜乘醉酣遊、名曰遊宮、一蓋造遊亭樂院、侵占文廟基址一二十丈、一使家人強奪良民趙恩武二驢騾十三頭、一日用食物差家人任意取入、價值不發、反將行戶責治、一使家人將低銀散給各村、強要米豆雜糧、每斗加四徵收、一將王總兵馬六匹、駱駝二隻、強奪入己、一掠官馬一匹、一霸占良民張剪兒幼女、並娼婦馮氏女孩、教習歌舞、日恣淫縱、一世祿復起山西總兵、通未到任、在寧武寄寓、私用官鐵造盔甲一二百副入己、又毀王總兵所蓋馬棚木



料盡歸私宅、一使家人強買村驢馬匹牛羊價銀十兩、止與一半、一戲作酒令殺死憨頭一人、幼女二人、將屍骸丟毀、一崇禎七年敵犯地方、不行驅逐、先到無敵地方、刼搶鄉民牛羊衣物千有餘金、一使家人放與營軍銀一百七十兩、已還至三百兩、仍將米折索入、一秋成時、縱家人搶割良民粟穀二百餘石、一由八角所回寧武居住、使家人晝夜盜殺百姓牛驢十餘隻、纔離地方、此一帥者、貪婪不念軍民、剝削罔存皮骨、謀勇未著於當官、廉恥盡壞於鄉井、且冒糧占役、營債欺公、一鎮而有兩帥之謠、居鄉而行見任之事、有司畏不敢言、聽遠不得達、軍民有湯火之危、世祿無醒悟之日、謹會同撫臣吳甡、按臣葉紹顒、合詞具題、乞勅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尤世祿從重追擬等因、崇禎十年九月二十日、奉聖旨、尤世祿貪橫淫縱、著革了職、



併本內有名人犯，該撫按通提究擬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到部，擬合就  
行。云云。崇禎十年九月，標二十四日，後銜標印俱同前稿。世祿榆林衛人，崇  
禎十六年闖陷榆林，與兄世威皆力戰死之。牛文炳糾參各款，史無專傳，事  
之實否不遑論，宜以忠烈一瑜掩百瑕矣。此稿書法古秀，出入晉唐，案牘中  
之僅見者。

行檢避諱  
作行簡

崇禎十一年兵科鈔一件云：兵部呈於兵科鈔出，欽差鎮守遼東等處地方，  
挂征遼前鋒將軍印，祖大壽謹奏，爲微臣下體因墮不仁，遇警萬難躍馬，仰  
祈皇上特賜罷斥事。略謂崇禎十年十一月十一日，蒙總監高起潛東巡莊  
錦，值東兵借獵窺逞，密授代謀之略。於時臣屏左右，祇領間，不謂失足致墮  
階下，骨節俱損，痛楚萬倍。今幾三月，跬步維艱，須人搦掖。今誠何時，遼復何



地、伏維皇上速賜罷斥、特簡才勇、早爲料理、云云、崇禎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奉聖旨、敵報頻傳、亟須防禦、祖大壽果否真疾、該部查議速奏、面版鈐印模糊、上角朱色油戳十二字云、盡夜僣寫、次早閱摺、不許遲違、按祖氏因墮乞罷、本傳不載、搗楚鳩切、俗以人物傾倒、雙手扶起曰搗、

崇禎十一年兵部行稿一件云、兵部爲懇憐工完俯賜具題以復降級、以全草芥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左堂送、據山東登萊等十四衛所、秋班京操、箭付指揮等官李惟棟等呈、前事內稱、云云、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員外郎張問行、朱色油印、篆曰管理捕務關防、文中有班軍、自七月十一日、派赴永定門東西兩處城工作工、又自九月二十六日、調赴土城關、晝夜挑濬城河諸語、首尾簽行標曰、據七卿年表、爲兵部尙書楊嗣昌筆、明史兵



志、班軍者、衛所之軍番上京師總爲三大營、啟禎時、邊事洶洶、乃移班軍於邊、築垣負米無休期、而糗糧缺、軍多死、班將往往逮革、特敕兵部右侍郎專督理、鑄印給之、

崇禎十二年兵部題行稿共一件、題稿云、兵部題爲會閱河工事、該臣嗣昌昨偕侍郎傅永淳、會同戶部尙書李待問、工部尙書劉遵憲、出東直門前詣挑河工所、再會總理工程太監蘇民于躍、提督太監張進朝、宋永壽、周行閱視、始知工程重大、表裏金湯、重增天塹、蓋國家萬世之計、非一時近小規模、草具三議面請正於諸臣、備述上聞、應否如此認限、伏候聖裁、勅下各該衙門、自行具奏、云云、崇禎十二年七月、標初七日、行稿云、兵部爲會閱河工事、該本部題云云等因、崇禎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奉聖旨、知道了、欽此、欽遵、擬



合就行云云崇禎十二年七月標二十二日員外郎張問行朱色長方油印篆曰管理捕務關防稿面正中簽題行二字並稿尾標曰皆兵部尙書楊嗣昌筆戶部尙書李待問崇禎十一年七月任工部尙書劉遵憲崇禎七年十一月任俱見明史七卿年表張問行崇禎元年進士直隸保定府易州民籍見歷科題名碑按春明夢餘錄崇禎己卯<sup>年十二</sup>二月內監曹化淳議京城外開河以通漕糧自是年三月十九日起至辛巳<sup>年十四</sup>六月所開河自土城廣渠門起至大通橋運糧河北岸挑河長三千八百六十二丈<sup>廣渠門應是光熙門</sup>又東直門外關帝廟挑月河長二百七十丈鬪虎營至關帝廟大石橋挑河長三千一百五十一丈明季北略崇禎十二年四月京城濬濠廣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尙綱上言連年塞垣失守門庭無恙若使塹水足拒則去年通德滄濟其爲廣



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則控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今擲此百萬於水濱、孰若用之於巖疆、使敵騎不得躡入、云云、又今東直門下關大橋南額有石刻云、欽差提督工程內官監太監一員陳永壽、欽差監督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一員張鳳闕工部委官一員闕所官四員闕夫匠頭闕崇禎十三年月日告成、是皆當時東郭浚河事、附錄於此、

崇禎十二年兵科鈔一件云、兵部呈、于兵科鈔出、總監關寧高起潛題、爲敵情事、崇禎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面版朱色水印、方二寸一分強、篆曰兵科之印、疏中略謂、前鋒中營參將夏成德塘報、七月初七日、敵人送來濟南被擄德王下內官二員、王朝進、張福祿、都司徐文璠、並德王奏本一封、朝冠金簪一根、督陣太監馮允升書一封、據王朝進等云、



德王與眷屬另往一處，未與四酋相見，一日差一大人來見說，要二人齎德王本南去，即爲寫完緘封，發兵六七百將三人送至大山，又徐文璉云，敵中姚塔貝勒，甚是雄勇，昨西犯死於濟南城下，云云，按此事載之東華王錄，爲崇德四年，即明崇禎十二年，明史諸王表，是時之德王名由樞，英宗子德莊王見潯六世孫，莊烈帝本紀，崇禎十二年正月，大兵克濟南，執之去，東華錄作由櫨，並有崇德七年二月戊申王卒，以禮葬之之事，據史表，由櫨乃由樞之兄，未襲王先卒，未知孰是，都司徐文璉，錄作把總徐文師，四酋謂太宗文皇帝，姚塔貝勒者，和碩禮親王代善子岳託貝勒也，山東之役，以疾薨於軍，追封多羅克勤郡王，岳託姚塔音相近，夏成德廣寧人，仕至松山城守副將，入本朝隸正白旗漢軍，補



崇禎十二年兵科鈔一件云、兵部呈、於兵科鈔出、甘肅巡撫劉鎬謹題、爲選將首關邦政、必須內外雙清、謹陳愚見、仰候聖裁、嚴飭永遵、以釐積弊、以振國威事、疏中荐舉堪備將選、西協副總兵相希尹等五十餘員、崇禎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鈔中接連處、鈐用朱色水印、方二寸二分弱、篆曰兵科之印、鮮艷如新、

崇禎十二年兵部行稿一件云、兵部爲荐舉技勇事、本司員外郎張若麒、主事李乾德、左懋泰呈稱、蒙堂諭各舉技勇異常、以備衝鋒之用、謹將素所聞見最真者、李日舒、羅膺封、匡乾、呈堂、奉批方司於庫司移取盤費銀、差官取來試用、速速、等因、擬合就行、云云、崇禎十二年十二月、標十五日、郎中孫嘉績、無印、按明史七卿年表、崇禎十二年兵部、尙書傅宗龍、五月任、十二月下



獄，莊烈帝紀，崇禎十二年十二月丙午，下兵部尙書傅宗龍於獄，萬年書丙午是十二月二十四日，此稿十五日在下獄前，及面版簽行，仍是宗龍筆，公後以秦督剿賊，被執項城，不爲賊賺城，緩死，見殺甚慘，賜諡忠壯，其遺墨當然可寶，張若麒膠州人，左懋泰萊陽人，俱甲申降闖，授僞防禦使，懋泰且爲蘿石先生介弟，與史閣部吳給事介弟可程、泰來同南北分枝，寒暖異向，可爲兄弟傷也，六部各司口頭稱呼，習用一字，如職方司、武庫司，曰方司、庫司，是睹此舊稿，知明時便爾。

崇禎十三年兵部行稿一件云，兵部爲驛遞之節裁已久等事，車駕清吏司案呈，案炤該本部題前事等因，崇禎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奉聖旨，是，陳大祐領解貼銀，即著該撫按炤數嚴追，責令變產陪補，完日另行奏奪，欽此，欽遵。



到部云云崇禎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署司事武選司員外郎張國士朱色油印篆曰兵部車駕清吏司之印字彙古無賠字正字通賠本作備楊慎曰備音賠補償也此稿書作陪補殆即賠字之正首尾簽行標曰據七卿年表爲兵部尙書陳新甲筆

崇禎十四年兵部武選司呈一件云武選清吏司署司事主事張如蕙呈爲比例陳情仰懇聖恩俯賜給假回籍修葺廬墓以妥先靈以盡子情事略謂原任錦衣衛南鎮撫司僉書管事指揮同知今革去僉書管事降三級回衛崔胤茂以祖父墳塋連遭兵火乞假回籍修葺似應允如所請伏候堂臺批示遵行云云崇禎十四年四月日朱色油印篆曰兵部武選清吏司之印堂批如議具題四大字行書面版上角書選司二字並印堂號登記四字戳崔



詹茂字君德，一字培我，長垣人，吏部尚書景榮子，任錦衣時，宣城伯縱吏人爲姦利，詹茂擒而笞之，闔兄奪民女爲妾，法司不敢問，詹茂繩以法，出其女還父，弟詹盛，字蔦我，詹弘，字興我，詹弘本朝順治丙戌成進士，授御史，巡按浙江兩淮鹽政，安廬兵備，詹茂喜吟咏，工書法，著有巢烏軒詩行世，見邑志，如議具題四字，據七卿年表，兵部尚書陳新甲，崇禎十三年正月任，十五年八月下獄，棄市，十四年四月是新甲所批也。

崇禎十五年史可法揭帖改科鈔一件，錄其全文云，欽差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兼理海防，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帶降一級，史可法謹題，可法謹題四字乃後添者爲淮屬驛遞苦累難支，謹議甦恤之法，仰乞聖裁

事，國家承平無事，省直朝宗之路，東則繇鳳徐而入山左，西則繇荊楚而入



河南、淮揚地近海濱，惟通水路一綫，近年流氛匝地，向之如砥如矢者，竟爲榛莽之場，于是盡天下水陸之轉輸，舟車之絡繹，無一不出于淮揚，而東南之民始困矣。在揚州雖亦衝苦，猶可代馬以舟，惟淮安則水陸更換處也，繇北來者至此則覓舟，繇南來者至此則起旱，輪蹄帆影，紛紛紘紘，每日至用夫數百名，用馬數十匹，猶苦不足，而額派貼銀之數，在山陽不過九千有奇，除兩次裁減外，不過六千四百有奇，至沐陽、贛榆、海州、安東，則額編不過一二百金，一遇差繁，頃刻可盡，于是公差一到，即閉城門，至拏行路之馬驢，而供騎坐，鎖荷鋤之傭佃，而送扛擡，民間洶洶，靡有寧日，故職前有請留裁貼一疏，實有見於一綫咽喉不容梗斷也。然裁貼即果盡，復亦難支此繁差，則甦恤之法，不可不講，職察省直解餉各官，有一差用夫二三百名，或四五百



名者、一時無此多夫、勢必坐討、討之而應、業已稽遲、如若不應、即或應而不全、又須零星雇覓、耽延誤事、職此之繇、合無通行省直、將解京三餉等銀、察原派水脚是否足用、如或不足、則于每兩之內、量加三五釐、兩鞘一騾、便可得銀數兩、爲自淮抵京雇騾之費、衆擎易舉、不爲厲民、途次計日償行、可免等馬等夫之誤、在軍需得濟急、而民困亦稍甦、似亦計之甚便者也、所可慮者、州縣人夫、旣不應付、視銀差之自來自去、便不經心、或于應用百名者、于勘合內量填二十名、與騾相間而行、亦一法也、若必用勘合、必按鞘用夫、則須于山陽、沐陽、贛榆、海州、安東、五州縣、加給跣銀、以供其費、若夫數不減、跣銀不加、而欲應付之如期、轉輸之無悞、勢必拿夫拿馬、私派私幫、災地窮黎、有相率逃盡耳、臣

此字原係職字塗改

目擊艱苦、冒昧籲陳、仰祈勅下該部、從長議覆施行、



以下塗去爲此除具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十五字

崇禎十五年二月初四日奉聖旨該部確酌議覆

以上十九字後添

面版

半頁朱絲欄五行乃粘連者中間書一題字正面騎封水印各一篆曰兵科之印又正面墨印墨標大字一行云崇禎十五年二月初五日到到部日也右傍草書速復二字蓋兵部堂上官筆也其下墨書二月初七日到到司日也左上角紫色印兵部呈于兵科抄出八字正中紫印朱墨標崇禎十五年二月初五日發奉旨五日註銷限本月本日完結二十四字結尾又割去年月半頁並塗去爲此等十五字改爲奉旨按明制臣下題奉事件除具正本外仍須照繕副本達于所司謂之揭帖此即公之副本也其正本呈進奉旨後由六科另紙鈔發所司遵旨處分謂之科鈔此爲揭帖所改之科抄乃不用另紙鈔錄即取原送揭帖改易首尾用之是吏人圖省筆札處觀姓下添



名職字改臣，可知原文忠正集奏議門中不載，物以人傳，實堪寶貴，雖章奏文牘，或多由幕客撰擬，然事關因革，以先生之賢勞忠懇，未必不似諸葛忠武之事事躬親，自手爲之也。

崇禎十五年兵科殘鈔一件，照錄全文云，出鎮昌平，兵部添設右侍郎，劉餘佑謹題，爲健將戰力已盡，突圍慘死堪傷，瀝血抱陳，仰乞電原，以表忠魂，以勵後人事，據昌平道副使樊師孔呈稱，蒙臣批據昌平州申詳，據昌鎮健丁營陣亡參將沈煒弟沈勳等呈稱，痛兄煒，繇祖職世襲錦衣衛總旗，中己巳科會舉第一名，歷陞至昌鎮健營參將，於崇禎十四年六月內，奉旨調赴東援，蒙洪督師派撥大同鎮標下，合營齊赴松山，直薄奴寨，兄煒在呂洪山奏捷，累戰奇功，業經塘報在案，至八月十八日，不意四酋親領大兵，抄截糧道，



斷我歸路，二十日，兄煒協同衆將猛戰一宵，人馬枵腹，俱被敵鋒，蒙洪督師有突圍護糧之議，兄煒獨奮忠勇，願當一面，詎知虜勢鴟張，一木難支大厦，竟夜血戰，將至塔山，衆兵零散，獨兄殿後，猶自苦戰，身陷重圍，手刃狂奴，徧體重傷，面門一矢，項傍一矢，左腿一矢，腹前二槍，脖後一刀，頭幾砍落，慘死情形，實堪憫惻，叩乞轉詳題卹，以慰忠魂等情，到州，具申到部，蒙批仰監軍道覆察確報，蒙此，該本道復行昌平州確察去後，今據該州知州劉三元呈稱，健將旣以陣亡，忠魂自宜請卹，察得兵部邦政條例一款，官軍陣前當先殿後，斬將奪旗，斬賊首等項，立有奇功，後有陣亡者，子孫襲陞三級，仍立祠加祭，廕子，又察武官沒於王事，炤依生前職事加贈二等，死於鋒鏑者，炤依生前職事褒三等，此與沈將生死之例脗合，應允請卹等因到道，據此，該本



道看得東援一事，健將沈煒，毅然身先，屢著奇功，後遭潰以下云云，奉旨月日

無考，鈔面墨印墨標大字一行云，崇禎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到，紫印硃標小

字二行云，崇禎十五年二月十五日發，奉旨五日註銷，限本月十九日完繳，

按東華錄崇德六年，即明崇禎十四年八月，上聞明洪承疇等率兵十三萬

來錦州，即傳檄各部軍馬，星集京師，上親率之，於十五日起行，壬戌至松山，

癸亥明總兵八員率兵犯我前鋒地，我軍擊敗之，追至塔山，獲其筆架山積

粟十三堆，即此事也，癸亥爲八月二十日，松山之役，自崇禎十四年八月至

次年二月，明人喪師十三萬，後先死難者，巡撫邱民仰，總兵官曹變蛟，王廷

臣，楊國柱，副將楊振，從官李祿，兵備道張斗，姚恭，王之楨，副將江蓀，饒勳，朱

文德諸人外，餘不可考，今於爛紙袋中，見此殘鈔，殆鬼神欲留沈煒姓名於



人間者，故亟表而出之。劉餘佑宛平人，見貳臣傳，並邑志，其墓即在西直門外畏吾村大慧寺西北，今僅餘碑二，翁仲一，石獸六，祐書作佑，照書作炤，避孝宗武宗諱也。

崇禎十五年兵部行稿一件云，兵部爲微臣躬閱各營，謹抒所見一得，以求萬全，俾城守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初四日亥時，奉本部送，御前發下密封紅本，該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王題稱，該臣於閏十一月二十一日等日環閱城外，見各將分地設防，云云，略謂正陽門外列營者，爲兵部標營參將馮源淮，西直阜城門迤南有錦衣衛教場，爲標兵右營，宋天祿之信，西便門迤南爲先時神機六營，唐鈺之信，西南城角有五軍六營，丁柳之信，永定門外之高廟則五軍七營，周煒之信，左安門外原屬五軍



二營楊贊信地、出廣渠門有土臺高峙臨城者、爲得勝墩、神機二營劉彬依墩爲營、分防河堤、南望韋公寺左右地面、延袤數里、林木蒙密、火炮莫施、幸迤北爲潘家窖、該將業分兵設伏、出東便門有三忠祠、則爲正標營中軍蘇先澤信地、一帶新河土堤、彌望十里、馮河爲營者、在朝陽門之松林、有神樞二營潘龍躍、二里莊、有神樞一營李守鏢、東直門之牛房村、有神樞六營、中軍鍾口英、正標前鋒營中軍方弘基、五軍前鋒右營中軍劉尙禮、神樞神機前鋒右營中軍李昂、姜騰蛟等、安定門迤北教場、則五軍一營中軍周炤、五軍前鋒左營中軍唐宗堯、神樞神機前鋒左營中軍陳如檜、印維翰、正標營千總楊國英等、德勝門外則神機一營杜弘坊、列營於苜蓿園、距西北土城不里許、又土城周繚三面、撥軍防守、西爲聽用參將杜楷信地、北爲帶降副



總兵王曰然、東爲聽用副總兵薛四什信地、東直門抵廣渠、復有新河土堤爲一重保障、廣渠門外之德勝墩、距城不百步、高可四丈有餘、臣登墩睇視城內虛實、皆在目中、據險則可制敵、若失險不據、則墩反爲吾患、今或未易剗平、惟責成該將憑高固守、爲一夫當關之勢、云云、末書崇禎十五年十二月、標初五日、郎中尹闕稿面行稿二字下正中簽一行字、各鈐朱色油印、篆曰兵部職方清吏司之印、按崇禎二年十二月、九年七月、十一年九月、及十五年十一月、京畿屢被兵、濬河設防、未雨綢繆、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王、即甲申殉難莆田王忠毅公家彥也、公字開美、甲申傳信錄云、字曾五、明史傳云、都城被兵、命協理戎政、即日登陴閱視、內外城十六門、雪夜携一燈步巡城堞、人無知者、初分守阜成門、後移安定門、寢處城樓者半歲、即是役



也是年閏十一月，余所存康熙十七年時憲歷，與史鑑悉合，萬年書作閏九月，不知何故。馮源，淮涿州人，魏黨宰輔銓之子，入本朝官至總兵，武員轄地曰信，今改書作汎，炤即照字。前明避武宗諱，凡公牘照字皆書作炤。李守鏐，當是襄城伯，守錡昆弟，於國楨爲伯叔父行。甲申三月，爲昌平總兵官，闖陷昌平，力戰死。朱璘，明鑑紀畧云，守鏐自殺，監軍太監高起潛逃西山。守鏐我朝賜諡烈愍。甲申傳信錄云，守鏐與監軍太監同逃，恐非事實。稿面所簽行字及結尾所標初五字，據明史七卿年表，則兵部尙書張國維筆。國維字玉笥，東陽人，順治三年六月赴水死。本朝賜諡忠敏。明史有傳。年月日下郎中尹闕據邱祖德附傳，尹民興字宣子，崇禎初進士，十五年召爲職方主事，擢本司郎中。福王時流寓涇縣，南京失，與諸生趙初浣等據城拒守，大兵攻城。



破、初浣死之、民興走免、唐王以爲御史、事敗歸卒於家、即此人也、

崇禎十五年兵部題稿一件云、兵部題、爲敵薄近郊、謹陳第一急著、伏望聖明即賜施行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奉本部送、兵科鈔出、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題、前事內開、略謂臣家於都門之外、十餘年間、三見兵患、無如此番之可憂者、京師地寬人稠、奸宄易藏、應如諸臣所請於五城增添御史五員、專司譏察、於鄉官中素有忠義者、擇委五人、協同分察、以臣所知、如原任光祿寺卿沈自彰、科臣房之騏、臺臣王志舉、部臣金鉉、丁憂道臣葛逢夏、皆有才有品、素爲里閭推重、令之督率大小紳弁、父老義民、各察街巷、惟望聖明立賜施行、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奉聖旨、五城增添御史、專司譏察、已有旨了、鄉紳緝姦、是否妥便、該部酌議具奏、欽此、欽



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城守之法莫善於兼用土著科臣附議誠便計也相應覆請恭候命下臣部轉行遵奉施行云云崇禎十五年十二月標十一日郎中尹民興按譏伺察也見禮王制又金史百官志譏察使掌譏察姦僞今以譏字義兼誹刺改書稽字金忠潔公以鄉紳緝姦明史本傳及年譜皆不載豈部覆議駿乎沈自彰京師人字方揚辛丑進士戊辰年以問卿致仕崇禎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帝於大雪中御皇極門特用爲文選郎中見花村看行侍者談往稿後塗乙多處並簽題標日各字以七卿表考之似皆兵部尙書張忠敏公國維所作然與前躬閱各營行稿筆迹不符未敢質爲孰是結尾年月標十一日反在奉旨送鈔兩日之前尤難索解餘俱見前



崇禎十五年五月，至十六年十月，禮部主客清吏司題行稿簿一本，首尾闕，所處分皆諸司賞賚事項，其云東兵陷薊後，旋犯通州，督治王鼐永，用礮襲擊，斬級二十二顆，獲馬十五匹事，爲國史王傳所不載，又宮庭誕辰，熹宗懿安皇后十月初六日，莊烈帝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愍皇后三月二十八日，皇長子慈烺二月初四日，莊烈之誕，見傅維鱗明書，月日與此簿同，明史莊烈帝本紀繫十二月不日，又王源居業堂集，十三陵記附註云，聞之張景蔚親見烈皇帝神主，題御諱字德約行五，生於萬歷庚戌十二月二十四日寅時，崩於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丑時，云云，誕日亦與此同，庚戌是萬歷三十八年，得此殘本，可爲讀史參考之一助。

崇禎十六年劉澤清塘報一件云，鎮守山東等處總兵官，太子少師，後軍都



督府左都督劉澤清，爲塘報夷情，恢復萊陽。

此四字塗去

血守招霞事，略謂二月十

七日，據都司楊威塘報，初五日敵自膠州張家莊窩坡，竟奔萊陽，哨報萊陽

於初六日已破，職等遂北守招遠，敵不敢正視，於初八日遂犯棲霞，職等

殺至棲霞城南二十里鋪，打死敵人無數，獲首級三顆，馬十二匹，盜甲四副，

初九日回至萊陽，率兵殺進，敵人惶惶西遁，遂恢復萊陽。

此四字塗去

云云，崇禎十

六年二月十七日，朱色油印，鮮豔沈穆，方三寸三分弱，篆曰鎮東將軍印，面

版印同，原文塗乙多處，蓋當事司員所爲，據以繕稿者，面版所標廿八，及第

一題字，應是尙書張忠敏公國維筆，附兵部廢題稿一件，同前由，無年月日，

亦未簽題，按山東之役，貝勒阿巴泰等，連下兗州等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

決不能如上所云，不敢正視，及惶惶西遁等事，傳稱劉澤清，惟怯觀望，嘗妄



報大捷、邀賞賜、曾不虛誣、觀司員擬稿刪抹恢復萊陽語凡兩處、蓋已知其所報不實矣、

崇禎十六年兵部行稿一件云、兵部爲創敵全在邊口、遼師亟宜入關、懇請嚴催以裨殲掃事、本月十二日戌時、奉御前發下紅本、該督師范題前事等因、奉御批該部看議速奏、欽此、欽遵、恭捧到部、看得督師范、請調吳三桂入關、有見於敵之將遁、而圖合圍以創之、云云、本年二月十六日、奉御批云云、欽此、擬合就行、一咨遼撫、一劄吳三桂、崇禎十六年二月、標二十五日、郎中尹民興、按通鑑輯覽、崇禎十五年冬十一月、我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十六年夏四月、我大清兵北還、即此事也、疏中督師范、爲虞城范志完、首尾簽行標日、及中間塗改東省撫按、屢報敵分兩股北回、一至泰安、一



至壽光，二十字，皆張忠敏公筆，並郎中尹民興，朱油印篆俱見前。

崇禎十六年姜瓖塘報一件云，欽差征西前將軍，鎮守大同等處地方總兵官，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同知，姜瓖，爲緊急塘報事，畧謂據前探都守倪光友等報稱，本月初九日酉刻，探得敵人在樂陵縣攻打三陣未破，往西倒營四十餘里，至丁家務一帶下營，又據前探都司薛光榮等報稱，敵人向往德州大路向西奔走，據難民甯進賢口稱，敵人原欲攻取滄州，行至樂陵，聞得滄州兵馬甚多，不敢向滄行走，似往甯津上趨真保，此二字改德州樂陵城外尙有紅旗達子後營未起，云云，崇禎十六年三月初十日，朱色水印，方三寸三分弱，篆曰征西前將軍印，原文塗乙，意與前同，面版所標十三日，及左側即題二字，右側出語作何策應該司熟籌十字，張忠敏公筆，可寶也，附兵部廢題行稿。



共一件、同前由、未標日、亦未簽字、璣以山西總兵探報直東戰事、當時蓋有此例、

崇禎十六年兵部行稿一件云、兵部爲遵旨奏奪事、職方清吏司案呈云云、崇禎十六年四月初八日、奉聖旨、杜弘坊姑著降一級戴罪任事以觀後效、欽此、欽遵、鈔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云、崇禎十六年四月、標十一日、協贊員外郎王永積、朱色油印、篆曰察覈兵餉關防、疏中京營將官丁柳、李守鏢、杜弘坊、並簽行標日之爲尙書張國維、俱見前、又云德勝門外冰窖西苜蓿園、土城防守、及河堤等處、德勝門小關間橋列營、軍選壯丁各若干名、其地名現在皆畧可指數、又云見在馬羸駝四百五十七匹頭隻、在營馬二百七十一匹、護煤馬一百匹、羸八十三頭、駱駝三隻、馬曰匹、羸曰頭、駝曰隻、名



詞之別如此。又明史單安仁傳賜牛七十角，是牛之數目，以角計也。

崇禎十六年兵部題行稿共一件云，兵部題爲鎮臣頓兵日久，圖效無聞，仰祈勅部議處，以振軍氣事。略謂敵將出口，追剿宜急，乃中協練鎮白廣恩尙住邯鄲，未見整隊前驅，臣部不得其解，伏乞皇上勅下臣部，從公議處，以勵積靡之習。云云。崇禎十六年四月，標廿一日，朱色油印，篆曰察覈兵餉關防，接連行稿，一咨都察院，轉行真定巡按，保定巡撫，一劄白廣恩，一具揭帖內閣。周崇禎十六年四月，標二十四日，員外郎王永積印同前，按廣恩陝西人，起身流寇，反正後，洊陞總兵，潼關之役，復降李闖，受僞封桃源伯，入本朝隸鑲黃旗漢軍。內閣周，周延儒也。稿面所簽題行結尾所標廿一廿四字，爲兵部尙書張國維筆，見前。



崇禎十六年兵部題稿一件云、兵部題爲奸棍朋謀斃軍冒餉冒官、臣謹據糾參、請旨勅治、以肅法紀事、職方清吏司管理督捕事務員外郎巢崑源案呈、奉本部送兵科鈔出刑科外鈔、提督錦衣衛東司房賂養性題稱、該後軍都督府帶俸附馬都尉、齊贊元奏前事、奉聖旨、張守才等着錦衣衛提去問明來說、該部知道、欽此、臣謹遵明旨、即差辦事旗尉向齊贊元提取本內各犯云云、崇禎十六年四月日、員外郎巢崑源、朱色長方油印、篆曰管理捕務關防、未標日、面版亦未簽題、似是廢稿未用者、貳臣傳、賂養性湖廣嘉魚人、明崇禎時、官錦衣衛都指揮使左都督、加太子太傅、甲申降賊、入本朝仍原官、尋令總督天津軍務、以擅迎福王使臣左懋第革任、順治六年授浙江都司、明史公主傳、光宗女遂平公主、天啟七年下嫁齊贊元、崇禎末、贊元奔南



京主前薨，疏中崇禎六年遂平公主薨逝是也。駙馬書作附馬，見冉印孔揭。崇禎十六年兵科鈔一件云：守備湖廣太監何志孔謹題，爲襄陽全楚上游，守襄即以保郢，謹陳芻議，以鞏陵疆重地事。云云。崇禎十六年四月二十日題。五月初九日，奉聖旨：保護承天，必先掃除襄賊，本內夾攻調援事宜。該部看議速奏。按通鑑輯覽，明莊烈帝崇禎十六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承天，即今湖北安陸府。此疏爲是年四月所上，在失守以後。疏中有鼓用辰州土司制勝流賊，取土尅水意。婦寺見識，可發一笑。餘標印之類，並見前。

崇禎十六年兵科鈔一件云：山東巡按陳昌言謹題，爲飛報擒獲開賊等事。略謂撫臣王永吉會稿內稱：開濮一帶素稱盜藪，開州轄屬北直，與濮州接壤，盜賊竄入濮州一帶，肆行刦殺，官兵協力搜捕，四面合圍，賊首鐵洪吉黃



宰等四十人，一鼓就擒，分別正法釋放，有功文武量行甄叙云云。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奉聖旨，該部知道，題逾半年，始奉明旨，不知何由遲緩，面版鈐印如式，另有方字覆字二小方戳，朱油甚濃，疏中山東巡撫王永吉，江南高郵人，天啓五年進士，仕至薊遼總督，本朝順治二年，以順天巡撫宋權薦，授大理寺卿，累遷秘書院國史院大學士，卒諡文通。補

崇禎十六年兵部行稿一件云，兵部爲微臣已離留都，直趨九江，具本奏聞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察覈南京等處吏科左給事中，左懋第題前事，云云等因，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奉聖旨，左懋第已有旨了，據稱闖賊造船甚多，狡謀叵測，其九江安慶一帶，均宜加意悉備，力遏東



窺、毋致疏誤、該部速飭行、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云、一咨江督安慶江西巡撫、一司手本吏科左懋第、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按明史左懋第傳、字蘿石、萊陽人、崇禎四年進士、授韓城知縣、父喪三年不入內寢、十二年擢戶科給事中、十四年督催漕運、屢遷刑科左給事中、十六年秋、出察江防、此疏即在出察江防時、其任吏科左給事中、本傳未載、崇禎十六年兵部行稿一件云、兵部爲塘報長衡失守事、兵科鈔出、湖廣巡按黃題前事等因、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奉聖旨、據奏長衡失事、皆繇地方不率衆堅禦、聽紳民逃散一空、該撫按向來何無誠飭、黃澍著即嚴檄所在有司、聯結人心、櫻城固守、一面會同在事文武、鼓勵殺賊、以靖湖南、熊淵等著確察速奏、欽此、欽遵、擬合就行、云云、崇禎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鈐



印如式、面版簽行並標日尙書張縉彥筆、按長沙衡州爲張獻忠所陷、事在是年八月、今十一月奏始至、道路梗故、熊淵據王廷燦湯文正公年譜、崇禎十四年辛巳、先生十五歲、應童子試、州守四川熊公淵、奇其才、拔第一、年代相近、淵名亦甚稀、當是一人、巡按黃澍安徽人、補

又行稿一件云、兵部爲塘報賊情事、兵科鈔出、湖廣江南巡按劉題前事、等因、崇禎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題、十月十四日奉聖旨、兵部知道、本內王德飛死難甚慘、劉熙祚何無一語請卹、且塘報疏遲行間、玩怯失事、諸臣未見作何參糾、俟回道嚴加考覈、欽此、欽遵、察得疏內黃漢失陷一節、應行湖廣黃御史察奏、擬合就行云云、崇禎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鈐印簽行同前、按黃州漢陽是年五月陷於獻賊、劉熙祚字仲緝、武進人、八月守永州、城陷



被執、獻忠踞桂王宮、叱令跪、不屈、賊羣毆之、自殿城曳至端禮門、膚盡裂、使降將尹先民說之、終不變、遂見殺、事聞、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毅、弟永祚、字叔遠、繇祚字季延、兄弟三人後皆死王事、見明史忠義傳、王德飛死難甚慘、明史無徵、此又亟宜表章者、補

崇禎十六年兵科鈔一件云、兵部呈、於兵科鈔出、原任太常寺少卿張振秀、男生員張瑞錫謹奏、爲臣父罵賊死義、闔家節烈殉身、瀝血哀鳴、仰祈聖鑒、矜憫、俯賜一體優卹、以鼓節義、以旌忠魂事、臣父原任太常寺少卿張振秀、服官清慎、居家孝友、閉門課子、惟以忠孝二字朝夕訓戒、戊寅虜薄臨清、臣父首倡大義、輸資千金、聯絡紳商、出力死守、重城保全、蒙恩叙錄、臣父以虜眈眈臨清、勢必復來、去冬一聞虜警、即倡士紳登陴、復捐資五百金、率子弟



家童晝夜城頭防禦，於閏十一月，虜直抵臨清，四面環攻。臣父信守東城，手放紅夷，連擊數賊，賊不敢近。不意北城失守，賊衆齊登，擁執臣父。臣父厲聲大罵曰：「吾朝廷命官，豈受辱羈奴耶？」賊擁至臣家，臣父罵聲不絕，拔劍自刎於家廟。賊衆憤恨，亂刀齊下。臣母誥封宜人周氏，抱屍痛哭，詈罵被亂箭射死。臣弟丙子科舉人張令錫，見父被慘，躄踊大罵，亦被殺死。臣婦王氏，弟婦劉氏，皆投井自盡。臣亦重傷幾死，臣骨肉大小十餘口，一時盡爲凡肉。言之瞻烈心摧。臣伏讀聖旨內云：「死難官紳將士，盡節婦女人等，俱著勒限察明，作速議卹，浩蕩聖恩，澤及枯骨。」臣不勝感激。臣察得太常寺少卿鹿繼善，在家禦虜，守城死難，蒙恩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建祠賜諡。青州道朱之裔母李氏妻馮氏，俱先誥封安人，以死節蒙恩俱贈宜人。舉人張儼然死



難、蒙恩贈宛平縣知縣、此三門中各盡一節、即蒙褒卹、以視臣父母兄弟妻孥、闔門不屈、罵賊盡斃、死忠死孝死節、最苦最慘最烈、尤聖明之所憫卹者也、懇乞皇上俯念捍禦慘殺之苦、闔家盡節之忠、將臣父母弟妻等、炤鹿善繼等例、給與廕贈祠諡、則恩賁泉壤、雖死猶生、不惟益鼓憤、而忠魂有知、亦當結草以吞胡矣、無任哀懇迫切惶悚待命之至、崇禎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奏、十一月二十七日奉聖旨、張振秀闔門殉難事情、著行該撫按、察覈具奏、該部知道、云云、原鈔朱絲欄、折疊式、面版書奏字、鈐紅色水印、篆曰兵科之印、正中墨印墨標大字曰、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廿八日到、下方原版印刷紅字、填以墨書並硃筆、標云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廿八日發、奉旨五日註銷、限次月初三日完繳、傍附行字戳一、方字戳一、原文兵部呈於兵科鈔出八字、



亦爲原版所印紅字，疏中以虜被慘膽烈繼善惟益等字，皆有錯漏，是歲置閏與萬年書不合，已見前說，考明史忠義傳，臨清殉難，只張振秀一人，其妻周氏，次子令錫，媳王氏，劉氏，十餘口，及所稱青州道朱之裔母李氏，妻馮氏，並舉人張儼然等死難事，皆不載，發闡幽光，竟以此鈔是賴，用是不計繁冗，備錄全疏於篇，其忌諱字樣，悉仍舊貫，又計六奇明季北略，崔呈秀作天鑒錄，竄入振秀名，指爲東林黨人，本傳亦未叙及，附誌於此。

崇禎十七年唐鈺塘報一件云，欽差鎮朔將軍，鎮守宣府等處地方總兵官，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唐鈺，爲更番迭哨事，據長哨陳倉等稟稱，役等於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十九二十兩日，哨至地名跌力哭練跪全卜朗等處，離邊一百五十餘里，有夙泥黃台吉夷人歸英部落在彼四散住牧，云云，看得邊



外駐牧，雖係熟夷，但時值春防，夷情叵測，除嚴飭所屬協路將領等官遠哨明烽，倍加悉備外，理合塘報云。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九日，朱色油印，方三寸二分強，篆曰鎮朔將軍之印。

崇禎十七年兵部行稿一件云，兵部爲欽奉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崇禎十七年正月十七日酉刻，該本部領出欽賞銀一百兩，斗牛服一襲，紵絲四表裏，

合即差官賫送案呈到部，

闕擬字

合就行，爲此合具揭帖，前去內閣李，煩爲察炤

祇受施行。崇禎十七年正月，標十八日，署司事員外郎趙開心，無印，面版簽行，尙書張縉彥筆，右方書一件，欽奉聖諭事，文中內閣李，即曲沃李建泰也。趙開心，長沙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部員外郎，入本朝授陝西道御史，累遷至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加工部尙書銜，以慈祥贛直稱，見國史漢名臣傳。



崇禎十七年兵部行稿一件云、兵部爲恭奉上傳已派兵將等事云云、合用手本前去戎政府、煩爲察照施行、崇禎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署司事協贊員外郎名闕人無印、簽行同前、文中襄城伯李、爲李國楨、是時總督京營、

崇禎十七年冊一本云、整飭懷隆等處兵備、山東提刑按察司僉事、加職一級、加俸二級、魏知微、爲懇請部筭、鼓勵勞弁、以資効用事、炤得本道標下督陣守備韓纘周、陝西榆林衛應襲涇陽縣人、幼習韜鈴、熟諳騎射、向於崇禎拾肆年貳月內、跟隨本道斬獲叛夷、著有功勳、兼以每年春秋兩防、察飭兵馬火器、拮据奔馳、勞瘁不辭、客歲虜入內地、督兵陵後堵禦、居庸岔道紅門等口、枕戈汎守、宿露殮風、勞不可泯、已詳本處督撫題敘外、但本道念切重地、寇虜交訐、需人正亟、如本官英敏諫達、揮霍長才、挺身疆場、捐軀報國、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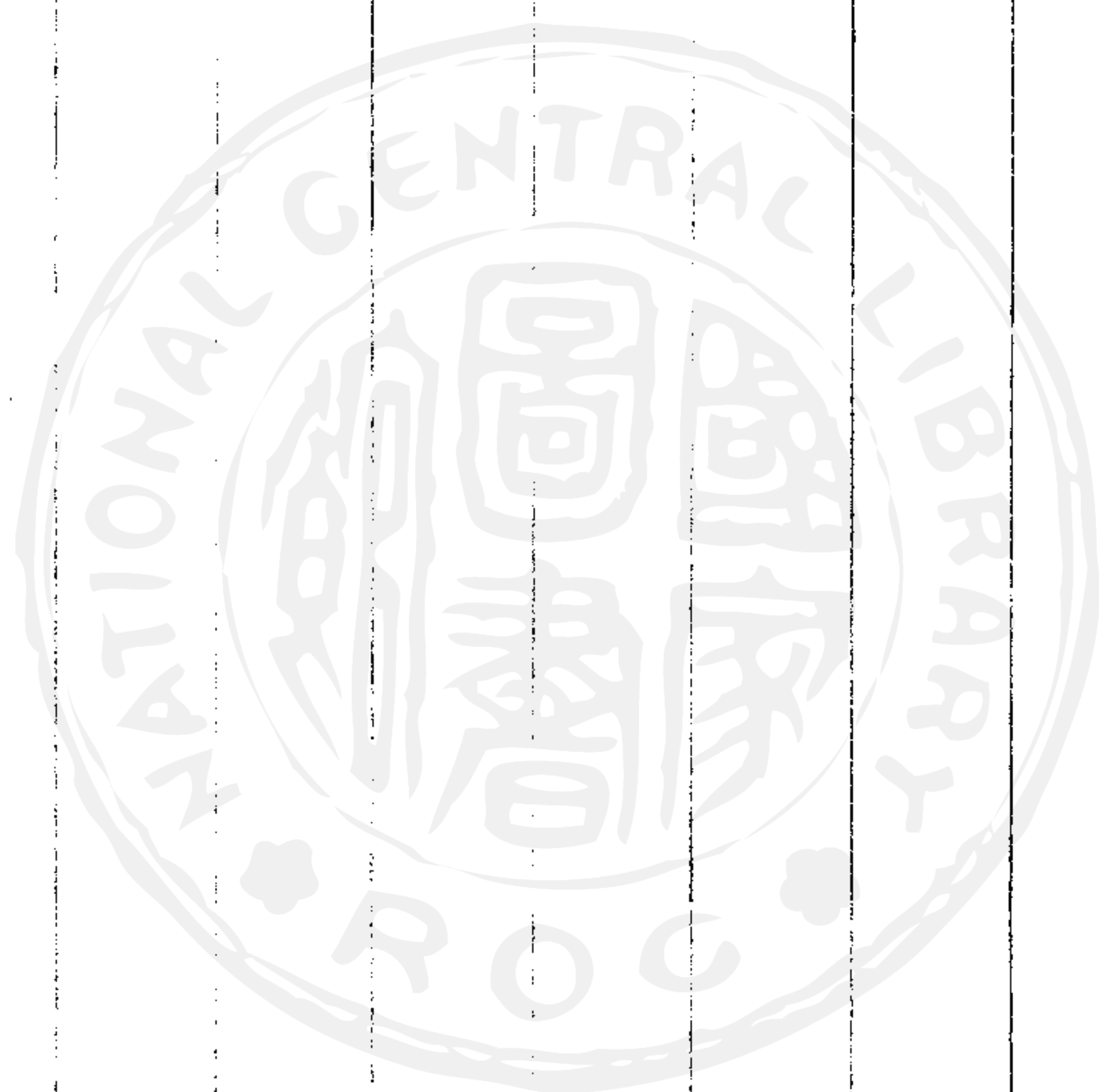
憤可嘉，擬合呈請本部垂念勞弁，俯賜給筭以都司職銜，仍管前事，一以勵本官益奮之心，一以激本官後效之志。俟有別缺，以便委補。爲此，今備前繇理合具呈，伏乞 聖鑒施行。崇禎十七年正月日，僉事加職一級，加俸二級，魏知微。冊面書一呈字，並結銜年月騎封，皆鈐朱色油印，篆曰整飭懷隆兵備關防。冊面左角書藏字二號，下幅朱印左府科三字戳，年月下角書書吏王用賢五字。冊內由字書繇，避啓禎兩朝御諱。

崇禎十七年兵部題一件云云，兵部題爲欽奉聖諭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崇禎十七年二月十一日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該本部覆保定巡撫徐標題前事內開，云云，崇禎十七年二月，標二十二日，郎中張正聲，無印，明史馬世奇等附傳，徐標字準明，濟寧人，天啓五年進士，崇禎十六年二月巡撫保定，李



自成陷山西，加標兵部侍郎，總督畿南山東河北軍務，仍兼巡撫，移駐真定，以遏賊。賊遣使諭降，標毀檄，戮其使。知府丘茂華移妻孥出城，標執茂華下獄。中軍謝加福伺標登城，鼓衆殺之。出茂華於獄，以城降賊。福王時，贈標兵部尙書。











國家圖書館



002960432

